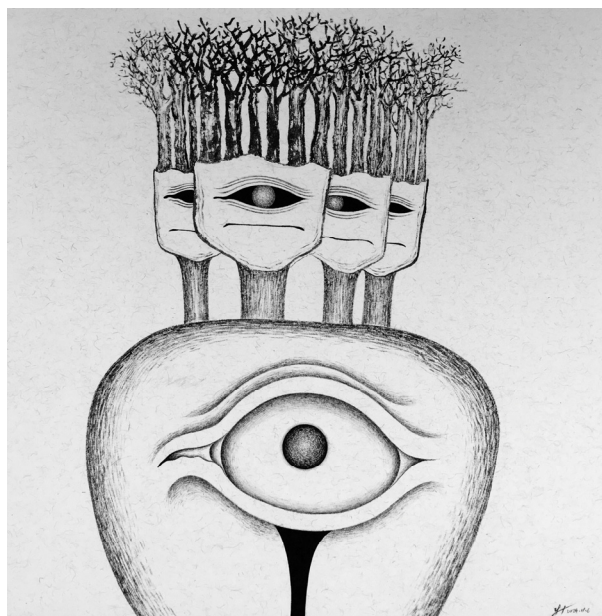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ember 2025



凝視 04 —— 李雪楓畫作

創刊三拾五年紀念號

- 非常詩專頁
- 詩人非馬 90 華誕賀詩輯
- 六人詩選
- 蘇珊·列維斯散文詩六章
- 淺析張莖詩作〈中東烽火宿命〉

211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張 瑩 (翠 詩)
秋 原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港)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台灣)
余問耕 (越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 加)
王 鍵 (北京)
水 央 (羅德島)
阿 黛 (麻 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目 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非常詩 (散文詩) 專頁

馬永波 蘇珊·列維斯散文詩六章 4
秋 原 花事二三 5
郭 揮 為什麼所有的石頭都要沉默 二首 5
方壯霆 囚犯 6
寒山石 對弈、蒔花 6
殷 剛 記憶被偷走 6
北 城 獨白 6
伊 沙 詩論 1、2、3、詩話 7
秋 子 致美聯儲主席奧維爾 7
杜文輝 看草原 7
蕭賽辟 初夏 7
陳銘華 加沙 1、2、3、4、見證者 8
胡珈誠 進步後退 8
彭湧波 歲月如歌 8

詩創作

長 篙 今後的日子、吶喊 9
拓 拔 瘟疫與戰爭三題 9
煙 村 浪跡的依據 9
世 賓 距離 10
蕭逸帆 火芯 10
馬晨洋 麻雀、蘋果 10
李 玥 像風一樣輕 11
Alkar Sarsenbek 獅子 11
左 右 空輪椅 11
馬卓爾 水蛇、初夏日的洪水 12
吳守鋼 單程票 12
黑崎真央 蕾絲母豹 12
遠 方 晨霧 13
甲 申 燈 13
陳聯松 死亡證據 13
陳文慶德 牛車水 13
秦 風 永寧壩，雲層之間的稻浪 13
楊煉、友友 雪：另一個夏天的輓詩 14
格松澤仁 下絨：隱秘的村落 14
李 斐 查理·柯克 14

嚴 力 飛、除了 15
 王 鍵 與多多去白沙門看海 15
 謝 勳 司馬庫斯 15
 桑 克 白貓蛋黃青春史、側面 16
 冬 夢 我習慣將歲月藏在鏡子裡 五首 16
 于 中 公寓 16
 雷 默 中秋夜寄友人、夜訪 17
 Angel XJ 狐狸、杯子 17
 阿 黛 編年史 17
 王性初 面對日常、別鬧了 18
 章治萍 哀牢山之哀 18
 第一閑人 心痛、坡上盛開牽牛花、電話那頭無語 18
 達 文 自殺之海、巴薩迪納 4、5 19
 輕 鳴 旱魃、說說說 19
 楊河山 林中落雪、冰滑梯 20
 陳詔華 秋思與懺悔、告別夏天 20
 叩求思 隱性分子 20
 林煥彰 我是一隻糖貓、雲在天上寫詩 21
 項美靜 暗夜，用夢吞噬時間 21
 喬 成 今夜你好眠 21
 許露麟 我在抽空我的肉體、裸乳的革命 22
 仲 秋 寓意三則 22
 呂建春 池上秋語 22
 李雲楓 憂鬱症、夜行 23
 鄭 靖 I.F. 存在之三 23
 玉 文 送行 23
 張 耳 男人、武器，用牛仔褲配 24
 楊于軍 未加入的旅行 24
 潘 莉 體驗黑暗 24

詩人非馬 90 華誕賀詩輯

非 馬 從這裡開始 25
 青 果 如楓的非馬 25
 盛 坤 獻給非馬老師 90 華誕的詩 25
 笑 虹 陽光的腳步 25

六人詩選

陳 冉 十字路口、口是心非 26
 安 瀾 響水、露從今夜白 26
 孫子夜 碎屑、切片麵包、歲月 26
 陳 懷 總有一些事物替我們活著、風的翅膀 27

徐 盛 飛白、黃昏 27
 鳴 雁 白鶴、毛茸茸的思念 27
 馮 晏 拍攝傑克·倫敦的荒野故居 28
 樊 莉 倫敦之眼 29
 張 潔 犀牛、月亮 29
 水 央 超人老爸、團年飯 29
 和 子 詩人的書桌 30
 伊藤雪彥 舊織廠、曬被 30
 琉 璃 巴西人 30
 魏鵬展 銅獅的彈痕、有墳，扎不了根 31
 張 朴 夜待超市、記憶的磁鐵 31
 徐夢陽 零下 31
 應風雁 漁、晚風 32
 刀 人 芒種、端午的水好疼 32
 楊 軍 時間的傷口 32
 欄 清 南京 33

翻譯·評介

張 耳 模稜兩可與矛盾修飾© John Ashebery 34
 桑 克 南希·塔卡奇詩選譯⑨ 34
 星子安娜 譯詩兩首 35
 岩 子 大衛·菲利：十月 36
 朱 良 時殤 36
 黃復華 淺析張堃詩作〈中東烽火的宿命〉 36
 伊 沙 敷衍成篇 38
 池新可 他的足跡與詩情鑄刻在信宜的大地上——追憶鄭愁予在信宜的山水時光 41
 非 馬 非馬答學生問 42

詩 訊

封底裡

蘇珊·列維斯 (Susan Lewis)，美國女詩人。現居紐約，是《變焦》一書作者，該書獲得了華盛頓獎。她還著有其他十部書籍和詩冊，包括 2025 年秋季由輪唱出版社出版的《若即若離》。她的詩作發表於眾多期刊和選集，並有羅馬尼亞語譯本。在紐約市共同主持 KGB 週一晚詩活動，是《假想》(Posit) 雜誌的創始人兼主編。

不確定性

是時候做點什麼了，儘管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出究竟該做什麼。於是她駐守在門廊上，等待未來自己現身。一隻來歷可疑、羽毛破舊的鳥落在扶欄上，用古老的目光打量她。她重重呼出一口氣，但仍設法克制住自己的成見。那老家伙歪著頭，發出尖叫。“好極了，”她說，“我怎麼知道你就是我在等的那一個呢？”“好極了，”它尖叫道，“我怎麼知道你就是我在等的那一個呢？”“我明白了，”她說，勇敢地伸出手臂。“我明白了，”它隨聲附和，以令人欽佩的果斷停落在她手上。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對話。

友 誼

“別再催我，”他說，一邊緊張地把手腕擰成灌木叢，阻塞了有意義的進展。於是她著手用一把本不該用於活物的工具，來修剪他們的謎題。“你以為這樣就更容易做出選擇了嗎？”他呻吟著，拋出一枚和他的絕望一般遲鈍的探針。“但願你能做到。”她說，注視著他把猶豫從感情的溫床上剝離。“到某個時刻，”他哀嘆道，“善意再也無濟於事！當利弊吞噬一切之時。”“你說得對。”她說著，將她心中的希望傾入他的懷舊之井。“但我相信你定能釣得一個美人。”她補充道，隨即開始吞下他最尖銳的異議。

幻 滅

那天早上，她打包好一份野餐，卻不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最後，她停在了一棵美得出奇的橡樹下：老而不朽；多結，但未扭曲變形。她正思量著自己該等多久時，一隻獨角獸悄然出現帶著一種不可否認的詭秘氣息。“我沒有料到，”她歉意地指著那籃子麵包、奶酪和其他幾樣準備得不盡人意的東西。“別放在心上，”他用一種扼殺一切希望的聲音說道。畢竟，有誰見過獨角獸，還能活著講這個故事呢？她最後抿了一口酒，可惜，它與品酒師的熱情描繪相去甚遠。可她轉念一想，什麼事又能如願呢？她拼命想找出一個不可侵犯的信條，卻只能想到溫柔而蓬勃的野草，正準備托起她與那不可能的光輝的相遇那光輝正朝向她那顆模稜兩可的心而來。

十月的蜜蜂

喜氣洋洋，沒有人造的冒名頂替者可以羨慕或崇拜。而我們悄悄經過可以預測的榮光，將機器中的幽靈逆轉鑄成肉裡的金屬，主人成為奴隸，被主人掌控的奴隸；我們拋擲我們“他者化”的自我，像漂浮的死亡救生筏，把破碎的心暫借給無助的雙手。糾纏的信息通過髮絲的和聲傳遞，黑天鵝事件如同壞主意一般肥沃滋生，與此同時，芯片與細胞杯盞交錯，共赴盛宴，用烙印的光彩包裹著虛擬的五朔節花柱。被當下的通用貨幣所召喚，因礦物肌膚的微光而目眩，被機器之歌所詠唱，在令人窒息的風中傾斜，搖搖欲墜。

多年以後

是時候改變了。她主動出擊，提議讓他輕咬她的耳朵，以此換取咬一口他的一隻耳朵。短暫的癒合期過後，他送給她一隻新生的犽狁。她用赤裸的舞者製成椅子，他們既美麗又自律。他一本液體書頁的書。儘管這對戀人的無聊此刻已經消失，他們仍堅持不懈。她在最古板的街區安裝了他受傷的石膏模型。最受歡迎的是他那隻帶缺口的耳朵。他教她如何使用以一種發明的語言夢見的材料。她從最溫柔的舞者的背脊凹陷處，喂給他犽狁的觀念。他設計了一條絲質隧道，穿過最棘手的疑慮，通往慾望的源泉。最終，她用令人生畏的獎賞和難以抗拒的懲罰誘惑他，繞過他們沉重的遺產，衝破重覆的邊緣，曲展開他們不斷演變的勇氣的活地圖。

有一天，女孩

放棄了凝視露台外樹林的習慣，跨步走了出去。隨著這種視角的轉變，她對自身存在有了更廣闊的認識。新地平線的遼闊使得曾經壓迫她的一切活動都黯然失色。被鳥類與昆蟲晦澀的喋喋低語所環繞，她與自己的同類及其先前迫切的憂慮日益疏遠。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那綠葉繁茂的地毯從冷綠色的馬賽克蛻變成火焰的織錦。她長著翅膀的鄰居們紛紛飛走。這種極度寧靜的單調正在消耗她的活力。然而，無論她如何努力，她既無法穿透新現實閃爍的根基，也無法想像生活在這種美麗而荒涼的平靜之中一樣——一直到第一場嚴霜將樹葉帶落下方的岩石，同時也帶走了她那笨拙而不幸的身軀。

■秋原

花事二三

楓

我和E沿著南加州冰屋谷裡的一條溪流往下走。山谷裡的楓葉已經掉落了不少，谷底好些地上滿是棕的、紅的和黃的斑斕的楓葉，有的落到溪裡隨著溪水漂流。看不到最紅的楓葉的秋色仿如一場接近尾聲的盛會，我們似乎有點遲到的感覺。不過，山谷裡仍然有幾棵棕黃的楓樹等著我們來拍照，我們替它們拍照也為自己拍照。從照片看起來我們還是把深秋留了下來。

三年前我們也來到這個山谷賞楓，也是沿著溪邊走。那一次還牽了小狗來。楓葉也已經掉了不少，只不過沒有像這次的多。我們也拍下那年的秋色。還記得我們在回頭走出山谷途中，在溪流的另一邊，有幾個年輕的男女敲打著手鼓玩樂，咚咚的鼓聲在山裡迴響，為寧靜的山色注入了動感。而這次沒有人扣鼓，（我們的小狗年初的時候往生了，）附近登山的人也寥寥無幾，山谷裡的秋意顯得落寞闌珊。

黃花風鈴木

今年春天的一個午後，我和E到台灣雲林縣的斗南，也是沿著一條溪水看黃花風鈴木。到達時，一株株風鈴木的黃花已掉了不少，枝上疏疏落落的黃花在風中搖曳，更像簷前叮噹的風鈴。（附近寺廟的鐘聲隱約可聞。）溪邊長長的步道上花落滿地，四周無人，只有我和E靜靜地走著。走在金黃色的花下，花上，走在金色的夕陽裡。遠來的我們剛才知道的花訊想不到花落得這麼快。在替黃花風鈴木拍照的時候，我忽然問E：“這就是明日黃花嗎？”

櫻花

我和E喜歡登山，看風景，看花。有時候會趕不上花和風景最美的時光。不過，去年，我們趕上了台北陽明山的花季。山上的櫻花綻放得如雪如雲，燦爛奪目。櫻花不高，可親可近，隱約聞到幽香。我和E倆人如痴如醉，更像小孩般歡天喜地，一直不停地替花和人拍照，彷彿要把眼前撩人的春色牢牢抓住不放。（也許不知道哪個花季可能像候鳥一樣重來？）

看花的人

我遇見E的時候已經六十多歲，她差不多是中年。時光荏苒，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就在我們談到錯過了今年最紅的楓樹後的一個晚餐，我有點感慨對E說我遇見她是否晚了一點？她喝了一口酒，不假思索地說：“有什麼晚不晚？怎麼晚也總比遇不到的好。你說，我們不是都看到不少的花和風景？！去年還趕上了陽明山看櫻花！其實看什麼，什麼時候看也好，重點是一個人看或者跟誰一起看，是看的人的心。心好看什麼都好。”E再喝了一口酒說：“反正，人也跟花啊樹木啊一樣，就像櫻花和楓樹，開的時候盡情的開，落的時候就落的灑脫！”

加利福尼亞·2025·秋

■郭揮

為什麼所有的石頭都要沉默

我會不會比一塊石碑變得沉重些？它被風化過。那些風刀削下來的沫屑，是它曾經的影子。

我必須走到它的跟前，它才能抬起眼，認出我。

它似乎不屑一顧。

但是我，有強烈的認祖歸宗之感。我站在那裡，略高於它。我從它的纍纍青斑裡，看見了它的隱私與隱疼。

它始終不置一言。

為什麼它要沉默？為什麼所有的石頭都要沉默？

在寫滿了黑字的白紙背面

在寫滿了黑字的白紙背面，能看到夢遊，深淵，蚊子的剪影，蛇走過的野徑，閃電的潛規則，還有一串——

大大小小若斷若續的佛珠。

眼花繚亂。眼睛裡的光，眼睛對外界的注視，常常具有兩面性。所看見的，許許多多都是不真實的。

——比如紙，只是遮羞布；比如墨跡，只是暗夜裡閃現的磷火；比如文字，只是了無根基的海市蜃樓。從一張紙的正面走到背面，短，只有一瞬，長，可達百年。

人生如紙——

世界的正面悲歡離合，世界的背面光怪陸離。

2025年寄自湖南益陽

■方壯霆

囚 犯

一、

當嚴重犯事而叮噹入獄，冤枉，或不冤枉
鐵窗下，在監控中寸步難移，是名副其實
的囚犯

二、

另一種人，應有盡有，前呼後擁，呼風喚雨
但樹敵天下，命危岌岌，不得不築壘自閉
；另一種囚犯

三、

他高大威猛，然文質彬彬。而且擁有最令
人羨慕的工作：代表 CNN 週遊列國，品
嚐美食，然後邊吃邊報導

但走不出自建的心理暗室，自殺了

2024 年 8 月 8 日

■寒山石

對 弈

方寸之間，是短兵相接的廝殺；鹿死誰手
，是心態與智慧的較量。一進一退，不見
刀光劍影，卻是縱橫捭闔、步步為營；一
起一落，不見腥風血雨，卻是攻城拔寨、
勢如破竹。世事如棋，落子無悔。人生就
是與外界、與自己對弈。

蒔 花

星是夜空的眼睛，花是人間的點綴。花之
於人，是對淡泊寧靜的堅守、對美好生活的
追尋。靜聽花開花落，掬一捧花瓣的清
香，定會心花綻放。給生活添一份花趣，
靈魂就會飄溢馨香；給內心留一片淨土，
生活會還你一樹芬芳。

■殷剛

記憶被偷走

我的四伯父殷作智，1936 年 9 月
出生在江蘇揚州地區，今年虛歲
九十。少時從軍，青年時期轉業
到貴州，中年後調回江蘇直至現
在。目前住在鎮江一條條件較好的
老年康養中心，他患有阿爾茲海
默症已經好幾年，症狀逐漸從輕
微到嚴重，自我記憶進一步喪失
，無法回憶過往所有經歷，語言
表達能力也基本喪失，目前處於
一級護理狀態。

他的病情發展很快，已經叫不出
所有家人的姓名，個人生活完全
依賴他人照顧。

就連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老伴
也已經全然不認識。

今年中秋，當我們一行數人去看
望他，面對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的
親人們，他叫不出任何一個人的
名字，他只是一味地笑，笑聲爽
朗而大聲。

四伯母說：“他現在就知道傻笑
，什麼人都不認得。”

四伯父猛一愣神，很認真地說：
“不，這不是傻笑，這是開心的
笑！”

頓時，大家都楞住了。

他眼神分外清澈

一滴淚從眼角湧出

被鏡片阻擋

很快便變成了一片小小的堰塞湖
霧氣從湖上散去的那一刻

我知道

他軀體中出走已久的神明回來過
哪怕只有匆匆數秒

他艱難地越過記憶的鴻溝

又掉進黑暗的隧道

■北城

獨 白

在抽屜的幽暗中，靜靜蟄伏。含
蓄如夜，卻藏著赤誠。歲月難蝕
，真心熠熠。

於目光的罅隙偷藏。在從容後潛
藏，文字含淚，洶湧凝望。被銘
記的剎那，成為永恆。

不再婉約，徑直走出迷茫。以自
己為例丈量，故事直白且生動。
跨越高山，衝破心籬的虛妄。迎
面說出署名的句子，晴空之下，
驅散慵懶的雲裳。

掀起偽裝的簾帳，山水入懷。素
顏盡顯本真的模樣，無華辭藻，
深情自芳華。倒出瓶子裡的風雨
，潤澤荒蕪，澄澈如鏡。驅盡陰
霾黯傷，斬棘之路，直抵遠方。

2025 年寄自內蒙通遼

秋天的陽光穿過玻璃窗

親人的問候被折疊成交錯的剪影

出走的記憶顯得更加的慌亂

好像在漆黑的井底又被蒙上了眼罩
無盡的冰涼擴散開來

相通的血脈和熟悉的鄉音，讓一個
已被歲月偷走全部記憶的耄耋老者
來來回回，穿梭在全然陌生的時間
長河裡，急急忙忙，又慌慌張張地
尋找丟失的全部記憶。

曾經意氣風發的四伯父，那個從未
老去的古鎮少年試圖趟過湍急的河
從對岸歸來。

偶爾有碎片從河底浮起，又稍縱即
逝。

2025 年 11 月 6 日，上海

■伊沙

詩 論

1.

元氣耗散過快的詩人，是因心中的薪火不夠。

2.

多年以前我們就開始說“接地氣”的話，不知有多少詩人認識到了：這對於口語詩來說是致命的。

這也是翻譯腔的詩不可能成為一流的根源。

3.

龐德雲：千言萬語，不敵一個好意象。

關於疫年（詩怨們引以為傲的道德制高點），我在當年便寫好了：臘八節吃的是臘六粥（沒湊齊）。

詩 話

三九之晨，起床到校監考，室外零度，凍手凍腳，以熱湯熱水作早餐，是身體之需要。

什麼是知識分子寫作呢？他們非要證明食物的冷熱與營養無關。

就像我母親，一輩子都要強調：粉條粉絲無營養。管它營養不營養，它幫我哥哥姐姐輩填飽肚子，為我輩下飯，就是最大的營養。

2025 年寄自長安

■秋子

致美聯儲主席 奧維爾

因為 20 億美元裝修美聯儲大廈一事，我開始了幻想：奧威爾把帽子戴上去又脫下來，裝入一個黑色的公文包，一看明年的卸任表，又取出，掛起來，滿含熱淚的說；不加息了

（總統大人要有一個底線責任，尊重他者的內在自由意志的絕對性，即我的表達權利；另外還要有一個外在責任，尊重他者職業自由的相對性。這都是文明的體現）

基於他的現在職業和剛剛被爆出的小辮子，奧威爾現在能表達奧威爾的職業權利嗎

我們都是
在火盆裡
熬製著自己的骨頭
再用骨頭
發出的
吱吱的響聲
去生火

當他寫出
而不是我寫出
這兩句詩時
一定會惹得
全世界的
政治獵手們
哄堂大笑

25.9.13 甘肅

■杜文輝

看草原

我看草原，草原也看我：流徙中的回首，頭頂一片雲，身披黃草，有些不知所措，也有些遼闊。

一頭犛牛容不下另一頭。野犛牛混進家犛牛中。一群鬣狗攻擊一群犛牛，攻擊一頭犛牛。電鞭子趕一群犛牛上一輛大卡車。一頭犛牛把整個身體交給另一頭。犛牛的耳梢上落滿了雪。

我的族群，漫過山丘。

2025 年寄自甘肅

■蕭賽辟

初 夏

當四季更迭的針腳，邁向夏的齒輪，在天地間回響的是夏的溫柔、詩意。風是夏的使者，帶著清涼與活力穿過青山曠野，悄然而至心間。麥穗黃了，梅子熟了，桑葚紫了，風鈴木的花絮早已告別春日的含蓄。我想把滿樹的楊梅釀酒，讓夏日微醺。我欣賞夏日的楊柳婀娜多姿，喜歡看鳳凰花花開花落，讓心中熾熱的花瓣點燃整個夏天。

我喜歡聽鳥語蟬鳴，呼喚著夏的熱情，浸潤人間。夜色裡的河流是思念的溫床，伴著蛙叫蟲鳴，或是夜鶯的呢喃，都是幸福生活的節奏。白晝漸長，天空有了留白，一把油紙傘撐開暑氣入弦，拉長夏天的影子。蜻蜓點水，邂逅一場夢幻，透過荷葉初露頭角，將眉間凝結的閑愁化作風，舒展一朵荷花，讓夏的芬芳占領自己的心地。

悠然、熱烈、清歡，是淺夏的姿態，拒絕慵懶、困倦。一場雨將夏的翠色潑滿人間，讓往事搖曳香箋。踮起腳，提起裙擺，走向葵花地的我，就是夏最靈動的詩篇。

2025 年寄自汕尾

■陳銘華

加沙

1.

天公的臉越來越藍越來越藍得緊緊貼著海乾癟的肚皮了，可還是聽不到腸久久纔微微蠕動一下的聲音

2025年8月12日

2.

海水不再裂開，神不再回來，曾經眷顧過又忘掉了的，面面相覷相欺相戲……最後不過都是一溜了之的煙

2025年8月24日

3.

廢墟的沙礫都疏散去什麼安全的地方了呢？潮退時，伸長舌頭喘氣的沙灘顯然也沒有答案

2025年9月20日

4.

神恩即將降臨

一排排度假屋襯托九星酒店，一座座花園掩映高爾夫球場，球道蜿蜒共海天起伏，波光粼粼與金權一色

神恩將會降臨

2025年9月23日

見證者

倖存者夢見馬革裹著自己的殘肢回來，驗屍報告證實半數曾經以盜賣亡者屍骸來製作的人骨植入物修復過

清明之後沒下過一滴雨，有誰聽得見骨灰盒中豬的叫聲

2024年8月9日

■胡珈誠

進步後退

那種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巨人，常常是與自身傳統文化面貌迥異的人。

——博爾赫斯

有一種批評叫做：“沒文化，真可怕。”到底是用來形容愚昧之人，還是愚蠢之人，還是野蠻之人？愚昧是缺乏知識，愚蠢是缺乏良知，野蠻指缺乏認識規則秩序的重要性。

有一種批評叫做：“一個告訴你X的一百種吃法，一個告訴你X不能吃。”

文化和文明的區別，為什麼開始變得重要？恩格斯說：“文明分割了歷史，因為物質和精神的進步。”

有沒有文化？取決於你在社會的優越性，歷史上的奇葩貴族可不少。緊身胸衣、裙撐是文化，瑪麗蓮夢露是文化，嬉皮士的牛仔褲是文化。文明是一個比國家、政權、現實集體更難撼動的想像共同體。

文明來自拉丁文的“城市化”和“公民化”，分別代表分工和價值觀的進步。在啟蒙運動後，“文明”一詞更用來強調一群人的教養與思想的先進性。

而文化就隨之附庸而上，出版業興起、浪漫成為一種主義、存在也成為一個問題。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成為了文化中的話題。一旦他們找到接近完美的解決方案，即朝糟糕的反面走一小步，文明就有了一大步。登月與和平是巨大的一步，但好萊塢、波西米亞主義和自由性交也是不可犧牲的。中國的寒山成為了美國的寒山，有人說：“我們需要一種能夠與荒野共存的文明。”走向文化是為了融入它，但當你叛離文化，你自己就成為了文化。

後退的文明是為了成為進步的文明，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建築群成了烏托邦。

■彭湧波

歲月如歌

牛吃飽喝足了，我們的伙伴就騎著牛回家了，他們坐在牛背上個個像凱旋的將軍一樣，哼著不知名的歌謠回家。我放的是黃牛，黃牛是騎不得的，我只好牽著牛走在後面，樣子極像《西游記》裡面的豬八戒在牽著馬走，心裡甚感無奈，真羨慕他們騎牛時威風的樣子。我也和健哥一起放過牛，記得有一次放牛回家，他唱著自編的《阿婆》，那曲子是《瑪麗》的曲子。他騎在牛背上，傷心地唱著，樣子極其認真，記得那個時候是他奶奶剛剛過世不久。童年的記憶有很多，例如，到石佛子游泳、爬樹掏鳥窩、折乾樹枝給家裡做柴燒等等，都是印象最深的，但是我仍記得是放牛時的樂趣。

如今，走馬崗已經變為垃圾場了，石佛子也被泥沙填平了，但那時候的石珠塘、走馬崗裡發生的一切，至今不忘，久久地鑲嵌在我的記憶深處。歲月如歌，暮然回首，竟發覺個人的童年竟然也如此美麗。正是這些充滿了溫馨、猶豫、迷茫的歌謠，構成了一首跨越了幾十年歷程的命運交響。或許每個人的歌曲內容都不盡相同，而我們都必然會以相同的方式把它珍藏在心中，釀成一壺歲月的老酒，在未來的路上久久回味……

2025年寄自汕尾

■長篙

今後的日子

今後的日子依然不是風花雪月
寒冷即將就會到來
越過了秋天

一些流行的故事
例如預製菜與以色列戰事
仍在扎堆討論

我們勇敢的心如彩虹般
燦爛地掛在天空

2025.9.18

吶 喊

吾友者已遍天下
卻不知，了了幾人在世
未應答者
已是匆匆過客

花開花落
已不知四季幾何
相逢頻頻點頭
卻忘了你的名字

逢山過山
逢秋天賞果實
酸的
甜的

好吧，這個季節
梨樹也長出一副猥瑣的嘴臉

2025.9.20

■拓拔

瘟疫與戰爭三題

一、

那一年的黃昏傳來瘟疫傳播的消息
我正喝著啤酒打桌球相當愜意
舉世淡然處之如同兒戲
忽然傳來大規模的病死
農曆新年家家戶戶門窗緊閉
某個早上春雨淋漓
路上行人互相躲避
全球死者枕藉
口罩封起秘密
幽靈徘徊於黑暗的天際
處處哀號無可逃避
強制打疫苗似是而非
鮮活的人迅速灰飛煙滅
一年又一年似乎重返中世紀
剎那間細菌消聲匿跡
多少孤墳野草淒淒
鴻雁一如往常天上飛
不解人間多少苦疾

二、

黑夜中死神猙獰邪笑
春風中細菌飄渺
千家萬戶病中哆嗦無人搶救
死者狼藉焚化爐燒掉
戰爭狂人陰謀暗中發酵
炮土火中難民逃之夭夭
廢墟中嬰兒嗷叫
瘟疫中萬人風雪中排隊沒完沒了
戰火狼煙中專家侃侃而談如何用藥

三、

瘟疫中黑熊張開血盤大口
自古以來它已是掠奪劊子手
伏特加的香氣掩蓋不了它身上藏污納垢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血流如晝
黑熊出沒東方雞犬顫抖
宮保雞丁殘留在遠方廢墟中的酒足飯後
數百萬平方公里的侵吞遠遠不夠
讚美黑熊猶如戰神再臨宇宙

■煙村

浪跡的依據

當我死了，蟄伏地下的屍體
招惹一群無孔不入的螞蟻
它們循著死亡的氣息結隊而來
掘開新土，鑿開棺木
勘探我體內尚未腐化的隱秘
從我皮肉骨節上，翻出一些
細微晶亮的大別山土色
秦巴山地雲母石粉末
（哦 小小的時光遺址和廢墟啊）
自大腦溝回及臟器裡搜尋一些
渤海灣上風聲的紋理
河西走廊沙塵的擦痕
（哎 不再喧響的移動的沉默啊）
它們對胃做了重點勘察
從人的第二個大腦 鑷取
新疆乾海子半塊饅頭的饒
烏蘇磚廠楸片子的貪
陝南漿巴糊塗三峽麵籽的粗糙
貴北玉米糝乾飯的澀咽。甚至
湘西火罐茶的燙，晉東小米酒的醞
川西北蘭花煙的怪 也被它們
從胃黏膜裡挑剔出來
這是螞蟻們獲得的第一手翔實資料
有關一個浪跡者浪跡的依據
這些依據被它們啄食下來
消化吸收血脈靈魂裡
一個不曾結束的結束
沿著活著的蟻生開始
當螞蟻們回到地上四處爬行
微塵的腳步踩踏的滄桑
怎麼看拍合我的浪跡

2025年寄自河南

■世賓

距離

對於失眠者
最遠的距離
在醒和睡之間。他必須
趕很遠的路，翻越千山萬水
其間遇見強盜、妓女
偶爾有個賭博成性的酒鬼
如果是個落魄書生
那可能是他的前世肉身

恍惚間，雙腳離地
大路兩旁的風景，特別
蒙太奇：草原、高山、湖泊
無盡的輪迴，飄飄蕩蕩中
他發現，露珠裡，有自己的臉
有人以為，如此
寧靜的畫面，睡眠
該可以滴入石頭裡？
只是，此時
他還無法控制頭腦裡
炸裂的星團、雲際

黑暗中的動靜，從來
被盲目的世界遺忘
失眠者超薄的心臟，卻能
迅猛捕抓，並因此而瘋狂
它多麼渴望安靜，卻總有
一種無法抗拒的命運
使它成為一艘乘風破浪的帆船

安靜，安靜
如果有幸踏上老路
遇見與上次相同事物
卻已經互不相識。他
努力模仿著老僧，學習
如何不動聲色
讓頭腦中瘋狂的旋律
熄滅，化成音樂的灰燼

■蕭逸帆

火 芯

在深處
還剩下一點熱
沒有消散
蕭索的夜晚
寒風斷斷續續刮來
半殘著落葉
裸露燃燒的痕跡
熊熊烈烈
照亮漆黑中的樹影
在一場雨過後
灰燼變冷蔓延
只有一個秘密
偶爾顯露
眨著紅色的眼睛
冷不防一瞥
又合上

2025 年寄自湖南

輕些，再輕些
意識的水面，正蕩開
陣陣漣漪。他正在鬆開
自我，順從那無法把握的命運
沉下去，沉下去
只有深處的黑暗
才可以讓奔波的一生
平息

如若此時用力過猛
滿懷艱辛的跋涉
又被拋回絕望的起點

2025 年寄自廣州

■馬晨洋

麻雀

我用清晰的放鬆的語言
潑灑，探入，它沉默的樂趣
一汪暗病，疾風拍打著
驚覺的翅膀

我是一個被剝下刺芒的人
在我行走的時候，我是冷靜的
我只為著，我那痛惜的生活
和您能，相距千里

夜風吹起了雪，村子的樹杈上
抖落昏迷的麻雀，我們有
相同的爪，從飛離大地的那一刻起
就緊握蕭索，彼此獲取

哦，灰色的不見人世的夜空啊
我也將能伸出唇喙，舔舐永恆

蘋果

有時，我們快速的
削乾淨一只蘋果
切成一瓣一瓣的
用蜂蜜沾著吃，或者
放進冰塊裡搗碎
再加上一點點酒

有時，天空突然放晴
有時是夜晚
陰雲密佈的時候
我們就躺下身子睡覺

蘋果在口中，是那樣的清香
我們沒有禱告，就吃下它
不多的良日，我們不怕那懲罰

一秒咀嚼一下，或者兩秒咀嚼三下
然後在胸前順暢時吞下
滾動咽喉，一下，兩下，忽略死亡
親愛的

2025 年寄自烏魯木齊

■ 李玥

像風一樣輕

那一年，酷炎和烈日燒灼
乾癟的果實
那些年，童年的記憶被飢餓
一遍遍地喚醒……

黑色的是煤、白色的是雪
冰涼的鐵軌通向北方的荒野，通向
一片遙遠的未知
當穀穗上的陽光點燃
灶膛內的爐火
當微亮的油燈融化了長夜
漫天的飛雪
低矮的茅草屋檐下，也有短暫的
富足和歡喜

火熱的年代，需要重新定義
一個火紅的名字
三十年辛勤耘耕，描繪出多少
繽紛的桃李
三十年講堂已落幕，又縈繞著多少
朗朗的讀書聲
當青春的集結號在定國山下
再次響起
安邦河水依然蜿蜒澄靜、不起波瀾

八月的晨曦點亮天鵝湖畔
翠綠的柳梢
八月的微風推開又一片嶄新的黎明
一個生命
於此刻悄然逝去……

蒼宇雄闊、淒寥
輕盪過一朵柔暖的流雲
似一片金色的秋葉，在人世間
無聲地飄落——星光一般閃爍
風兒一樣輕盈

2025 年寄自馬里蘭州

■ Alkar Sarsenbek

獅子

那隻鬃毛蓬亂的獅子踞伏在曠野之中，
它的骨骼沉重，肌肉滿是沾血的裂痕，
它強壯如鐵，卻仍只是血肉之軀，
經不起死亡那微妙的震顫。

它的靈魂原本沉睡，
藏在骨骼與皮毛之間，
如風中的餘燼，微弱無聲，
未曾知曉自身的光。

獅子奔跑，本能的追逐命定的獵物，
但飢餓卻使它一次次跌倒，
它的爪子陷入現實的泥濘，
它的吼聲被風撕碎，飄散在曠野。
每一次失敗都在撕裂它的皮肉，
每一次疼痛都在敲擊靈魂的邊界，
直到某一天，它聽見自身內部的回音。

靈魂初次蘇醒，並非因勝利，
而是在衰竭的間隙，
在無力躍起的傍晚，
它感受到一絲陌生的悸動。
它察覺到獅子之外，仍有另一種存在，
一種不受泥土束縛的輕盈，
一種不依賴爪牙的力量。

獅子望向高懸的月亮，
它渴望躍起，卻終究無法觸及；
但靈魂開始意識到，
那並非它真正的目標，
它吞噬黑暗，自己成為光。

它仍然困於血肉，仍然感受飢餓，
仍然在塵世間奔跑、跌倒、撕咬，
但每一次疼痛都在剝落它的沉重，
每一次呼吸都讓它更貼近透明。

當它不再因恐懼而奔跑，
當它不再因慾望而咆哮，
當它在風中靜立，凝視自己

■ 左右

空輪椅

從醫院陽台
向樓下張望
我看見
一位老人
推著空輪椅
在活動區
慢悠悠地走
慢悠悠地曬太陽
慢悠悠地想事情

過了許久
妻說
他可能
推著
他曾經的妻子

2025 年寄自西安

曾走過的足跡，
靈魂便已部份掙脫了枷鎖。

獅子的白晝仍在困倦中消磨，
黑夜的飢餓仍然驅使它殺戮；
但它知道自己不再只是獅子，
它知道靈魂正在等待真正的時刻——
不是死亡，而是蛻變。

當烈日不再炙烤它的皮毛，
當風不再驅趕它的腳步，
當它終於在黃昏中停下，
聽見靈魂的低語，
它的身軀便化作塵土，
而靈魂在天地之間升騰。

它不再咆哮，也不再奔跑，
它已成為自己曾試圖觸及的光。

2025 年寄自哈薩克斯坦

■馬卓爾

水 蛇

淤泥是一條河龜裂的天空
濤聲在雷霆之後，高過了閃電
塔下的讀書人，翻到某一頁
突然心中慌亂
後山的老虎，由此斑紋新生，它
大叫一聲，塘前的小石橋
就彎月一樣斷裂。長亭星落
衣袂拂然，今夜良人俱在
每一條大河上
都刻滿了飛行的鱗片
我想給夜行人，取個名字相贈
又怕心中的仇恨
會在溫婉的修復中，突然
縮成冰冷的一團

初夏日的洪水

平原煙塵四起，農民在搶收麥子
北方卻突然下起暴雨
每一座山崗，都濕漉漉的
它們都像含著一個渾濁的水庫
沒有人意識到，天氣預報
所指的局部地區
恰好是自己所在的位置
當它被水淹沒，孩子們，已經
坐進了經驗的木盆裡
城市留在原地打轉，牛羊和蟒蛇
早早就向高處遷移
露出水面的變電站，火花四濺
它一邊在水中奔跑
一邊收集積雨雲釋放的閃電
高架橋在樹梢上飄動，它柔軟無力
像一根飛舞的絲綢
枯黃的天空，如同一片乾涸的荒原
它的背後，好像藏著
一個不安的馬隊，尖叫，翻滾
它要把另一個
未曾使用過的天空，突然打開？

2025 年寄自河北承德

■吳守鋼

單程票

父母給了一張單程票
往東往西往南往北
地鐵 飛機 航海 還是……
單人自由行
沒有站名
也沒目的地

父母只給了單程票
並非吝嗇
父母也一樣
沒有雙程票的售票口
不平等的世間 唯一的平等

父母給的是單程票
兄弟姊妹各一張
青春十八前
父母帶隊 大家手攬手
青春十八後
告別父母 去攬另一隻手

父母給的單程票
父母掏錢
去哪裡不過問 一路風程
保存好自己的一票
各人有各自的旅程
憑運氣尋座位

接過父母的單程票
從此 持票出行
常常徬徨不已
總是猶豫不決
想去哪裡 能去哪裡

一張單程票
緊握在手
陽光大道 荊棘小路
到時都得下車

一張父母給的單程票

2025 年寄自日本

■黑崎真央

蕾絲母豹

雷聲 把黑夜捶打成顫動的鼓面
雨是傾倒的墨 塗抹窗櫺的邊界
門軸哀鳴其單薄的身形
她披著風暴闖入
黑緞上綴滿雨滴的碎鑽
白色蕾絲勒住她腰肢的豐腴
琥珀融化流動著愛慾的綺麗
燭火將熄未熄
燭火將熄未熄

瞳孔裡 兩盞幽綠的磷火
點燃我落灰的慾望
她的爪痕是勾引——
烙在木地板 也烙進我戰慄的陰道
我們撕咬沉默 這個風雨夜的交纏
她的喘息是今夜的风 捲走我
白色蕾絲在扭動中綻開
驟雨在屋脊上奔湧
驟雨在屋脊上奔湧

晨光漂白磚塊的血絲
輕輕蓋住昨夜的狼藉與雷霆
她舔去我頸側淤積的情慾
尾尖纏上我的手腕
我們推開吱呀作響的白晝
走進櫥窗明亮 人群熙攘的街

步履優雅 我們踩過倒懸的鐘樓
行人目光滑過她金錢豹的皮毛
她買下昂貴的禮物
如買下我前夜的衝動
我點頭 可是她眼窩裡
還蓄著昨夜驟雨

風暴的鹹澀 白色蕾絲的柔靡
和一種比馴服更鋒利的自由
頸間的白色蕾絲是她的尾巴
繞在我前夜和今天腰上
癒合的裂還是新生的藤
一朵黑色火焰的花
一朵黑色火焰的花

■遠方

晨 霧

混沌未開
缺氧
終於被憋醒
卻還在輪迴之間
最後的夢境簡潔了許多
在一個陰霾的黃昏或清晨
我從高空被拋棄
降落傘打不開
迎上來的水花
過於熱情
擊傷我的眼睛
然後 我捂著雙眼
直直往下沉
往下沉
再然後 觸底反彈
實在透不過氣了
我掙扎著浮出水面
這才發現
自己變成了一條魚

■甲申

燈

燃燒渡鴉的生命線
遠橋包庇真兇
一隻，兩隻，三隻……
撞向堅硬的天際

詩悲憫，記錄一切
屍體滑落墓地

奸無數個深夜
嘲笑愛情
我猜，下一場風暴
花園辯解。馬不停嘶叫
凝視湖面

■陳聯松

死亡證據

見過很多鳥、各種各樣的鳥
不同顏色、大小、性別、脾氣
一旦成年、鳥們的年齡差不易察覺
不像人類的年齡、明明白白寫在臉上和頭髮上
或者寫在舉手投足和左顧右盼中
它們屬地、屬天、屬萬物
於我頭頂之上、情緒之外、目光之極處
飛翔、遠行、回歸；息於森林、灌木、草叢
或沙灘、水邊；或橋下、屋簷下
它們的壽命更短，為數更多
死後卻不知去向。不見墓穴、碑文、陵園
也極少見到它們的屍首、哪怕一隻
彷彿從來沒有鳥死過一樣
相反、似乎天天看到很多死去的人
在手機裡、電視裡、在遠方的砲火中
還有在我周圍，晃來晃去，活著死亡的證據

3/11/2025

■陳文慶德

“Chinatown Station 牛車水”，
對面的 uncle 疊起新聞，
我的心便折疊愁緒。

對面的 uncle 疊起新聞，
折痕間的字像我心間深藏的詩句，
我又戴上歡樂的面具。

牛車水

折痕間的字像我心間深藏的詩句，
出站的風能否吹散憂思亦未可知，
我的心便折疊愁緒。

出站的風能否吹散憂思亦未可知——
“Chinatown Station 牛車水”——
我又戴上歡樂的面具。

2025 年寄自新加坡

■秦風

永寧壩 雲層之間的稻浪

這是太陽血滴建造的稻田
像金沙江的金粒鋪滿整座天空
在橫斷山脈的祭壇上矗立
摩梭人的脊背彎成歲月的犁
將雲層耕作成星座的田埂
星辰是永不霉變的種子
那道太古的光，照亮人類虛空的
瞳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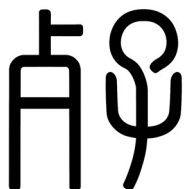
在雪風撕扯肺葉的高原
彝人把自身種植成紅稻
每一粒都是大地滲出的血珠
在萬物的苦寒中，裂變出
千萬個月亮與太陽的胚胎
雪線之上舉著火焰的稻穗
將受難的山脈鍍成轉山的煙火

以日晷之照與雪電之閃劈開蒼穹
在退卻的人世逆流而上
把人間的存活抬升到
二千六百個黎明疊加的海拔高度
永寧壩：水稻的冠冕
“這是最後的，唯一的，高原田
野牧歌”
在存在的刻度裡完成極限地綻放

十月高原的稻穗站成金質編鐘
千萬根金色手指叩問蒼天
那間鼎雲霄的稻浪頭顱
可記得飢餓高原的黃金落日？
彝人永恆子宮的火塘裡
物性與人性，在穗尖點燃神性

2025 年寄自成都

■楊煉、友友



作品說明：

卮，由不同元素拼貼而成。其中，1.“造字”，一個我們發明的漢字，由3300年前中國文字起源時的甲骨文“𠂔”和“子”構成，含義為“厄運”，讀音為“Shang”（第一聲），與漢字“傷”和“殤”同音。2.詩《雪：另一個夏天的輓詩》，1989年6月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之際，我們與兩位學中文的澳大利亞朋友在新西蘭雪山上露營，中國的悲劇，把我們緊緊聯結在一起。3.圖象：友友的畫，組合起紅雪、眼淚、當代烏克蘭藝術家 Pavlo Makov 的作品、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閱兵等，與造字暗示的文明源頭一起，揭示了人類古今不變的流亡處境。

雪： 另一個夏天的輓詩

與活相比 詩算什麼 夏天的房間
堆滿我們自己的雪 供桌似的雪山
萬匹素白 無鳥的天空滿目煙黑
喝 擴散腫脹噩耗的 必是一場大醉

再冷死者也不怕了 我們攜來苦酒
相擁而哭 哭出的夜在海拔上漂流
帳篷邊 南十字星低低拎著冰柱
血裡一滴酒精 世上一次輪迴的虛無

再遠 也無非消失成雪花的大棱形
千年之雪 一把抓起多少時空
裹著白網不願醒來 每天裹著灰燼
活算什麼 夢更難忍 儘管我們殊死否認

柏林，2025年9月13日

■格松澤仁

下絨：隱秘的村落

題記：下絨，甘孜藏族自治州得榮縣嘎金雪山下的小村落，相傳曾藏於神山翅膀之下。先民創造了“下絨隱語”——調換雙音節輔音的秘密語言，流傳至今。這裡有“百根”，有神山庇護隱村，也有與盜匪戰鬥的悲愴往事。

棗紅馬

我騎著棗紅馬，
穿過青稞田，滾落
田間的露珠。

馬蹄叩響岩石，
路旁的幽靈，驚起
惶然向前湧動，
附身作揖。

山路平躺，
在山和天的銜接處。
神山剖開我的胸膛，
把語和意鉛鑄成太陽，
吞納黑暗。

黑蛇纏繞的鞍橋間，
未被灼傷的眾生，
都得到了護佑。

我是咒師，
陣陣骨號聲，
劃破幽深的森林。
朝聖，
由棗紅馬護送。

聖城拉薩的破曉，
在經卷裡流淌，
宛若血液，噴湧。

騎著棗紅馬，
向妖魔籠罩的村落。

■李斐

查理·柯克

自從十年前母親離世後
我就沒有再進入教堂了
但今天很想去教堂守禮拜
為那叫柯克年青人做禱告
一位尋求真理至誠殉道者
有似像耶穌以愛來救世佈道
同樣用血來清洗污穢的人間
正視今日的歪道背離了正道
民主與專制兩種政體在爭鬥
電視上聽他咄咄言詞那強音
儼如人類車隊衝向懸崖方向
以個體高昂磁場欲隻手挽回
向迷惘世道的大眾傳述福音
可是福音刺痛了邪魔的耳朵
大腦從小就傳染著仇恨毒素
野蠻行為是控制慾和暴力狂
所謂文明依然一個空洞名詞
扭曲心態的畸形者到處都是
十字架上如舊豎起無數無辜

2025/9/14 初稿 17 改稿

我是“百根”，
祖先口耳相傳的咒師。
我用黑色的披風，
通融陰陽兩界。
司鈴呼喚著神靈，
法鼓傳出囑語，
返回村落，
隱秘。

我又把夢折回崎嶇山路，
岩石上的馬蹄印，
在陽光與雨水的輪迴裡，
反芻。

2025年寄自天津

■嚴力

飛

我一直喜歡仰望飛鳥
以及展翅的飛機
或者
滑翔的雲

多年之後才頓悟
無論使用什麼樣的標準
風
才是飛翔的唯一高手
也只有風
在撞牆撞樓
撞山撞地之後
還能飛

除了

人體內
除了食物
沒有田地和果園
除了飲料
沒有江河湖海
除了欲望
沒有教堂和寺廟
除了想像
沒有雲朵和星辰
除了磨損與衰老
沒有四季輪回
除了疾病沒有礦產
除了極限沒有無限

地球之內
除了男方和女方
沒有遠方

■王鍵

與多多去白沙門看海

在陽光碰響的夏日
再一次，我們進入白沙門刺眼的光圈裡

老詩人多多拖著摔傷的身體
在一個長條凳子上艱難地坐下
我們一人手裡捧著一個椰子喝
就像捧著一只猴子的腦殼
身後，是被我們甩下的海大^①
著名的小吃一條街
從那升騰的白煙霧中，傳來海豚音刺耳的尖叫

正午的白沙門，無人，海上沒有一艘船只
沙灘，似睡夢中的墟境，
任憑燠熱的風
熨燙它起伏不定的胸脯

哦，白沙門，用沙子建造的窄門，它關著
無限的藍，和被馴服的大海悲吟
那海軍衫上的藍色，時刻以深沉

展示它的威嚴。

“那裡，曾經是一個煉油廠，每天向大海排
放著污水”
“對面是北方，北方之北是遠方，是我們熱
愛的城市”
（我們又討論了一次要不要回疫後的北京）
“這個海峽（瓊州海峽）其實非常狹窄”
“瓊州過去便是遼闊的南海……”

好吧，讓我們走出這個窄門
進入咆哮著的生活海洋

我們起身，上岸，在一塊石頭上坐下
彷彿坐在自家門前的台階上
我們將鞋子脫下，將鞋子裡的沙子
一點點地倒出……

^①指海南大學，詩人多多曾經在該校任教。

■謝勳

司馬庫斯

內灣到
司馬庫斯
六十公里路
曾經有世紀
那麼遙遠

巨木群與
原始的夜空
傳頌出去
電燈與
柏油路
接著住進
這台灣
最深山的部落

單調的
馬達聲中
駕駛盤
盯著轉角鏡
左右打轉
忙著跳圓心舞
安撫那七十
多個講究
分寸的髮夾彎

群山的綠意
簇擁著
小木屋的陽台
見山，不是山
都市沾來的股市
國際局勢
隨著午後的雲霧
飄流消散

司馬庫斯 ——
這一片
悅耳的茫茫

■桑克

白貓蛋黃青春史

從體操運動員到大儒哲學家
幾乎是一夜之間。原因我是知道的
原因的確是有一點兒殘酷的。
我數完藥片然後開始追溯白貓蛋黃
一年半的貓生，少年史或者
青春史。以前的熱鬧有多熱烈，
就意味著如今的安靜有多心碎。
陽光房的草叢暫作了它的飛毯，
至於飛向哪裡恐怕連它自己也不是
那麼清楚。它頭頂的塊狀黑雲
越來越淡，是被愛它的一家三口人
摸的還是因為它被動地接收了
什麼神秘信息皆未可知。
它從不說話，也就是所謂叫喚，
它對其他貓類的談話錄音也沒什麼
反應。但它絕對絕對絕對
不是啞巴。人們在醫院走廊裡
都曾聽見過它撕碎的長嘯——
每一聲粉末皆已多過塵土——
它的快樂記憶都有什麼？也許
只有你變成貓才能知道，而尾巴的
驚天秘密只在嘴巴叼住的瞬間
才能洞悉。早年它就擁有別名阿呆
正是為了此刻而生。它仰起頭
看我，我也看著它。兩個江湖朋友
役馬行舟抱拳作別。

側 面

看過的書就如同見過的人不準備再見。
事實並非如此，但偏偏這麼說就有其他的含義。
出賣的人口齒伶俐，真聰明反而支支吾吾，
甚至磨洋工。洋是東洋也是西洋。還有北洋。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冬夢

我習慣將歲月 藏在鏡子裡

妻將今晨梳落的一根白髮
滿臉愁容給我
最近好像有些許掉髮跡象

我習慣將歲月藏在鏡子裡
每天總在一番梳洗後看看
幾道永遠撫不平的皺紋

過 客

打擾了，原來我是
不受歡迎
一個避雨的陌生過客

咕咕咕
我怕我一身的雪白
被窺星望月的夜貓叨走

牽牛花的回憶

牽牛花真就可以牽上
我童年時所有的回憶？

我多麼渴望
花叢間會有一隻彩蝶
是當年
越戰激烈烽火的鐵絲網中
翩翩破網而出

重 生

你是猝然夭亡麼？

斑剝點點的痕跡

■于中

公 寓

人說是熱鬧了
熱心尋求集體式住的村坊

我說是越老了
越想還在獨立式住的地方

10/7/2025 寫於休士頓市

殘了枯了的葉子
你倒下
如一口
被歲月侵蝕過的棺柩

跟蟬聲相約吧
跟鳥語相會吧
一年後十年後百年千年後
牠們是否甘願等你
破土重生

也許剛剛下了一場雨

春夏既然都已遠去
初秋
難得仍見花開

也許剛剛下了一場雨
別以這個跋扈的姿態對我吧
看你不屑扶持的綠葉
只懂傲然展示自己
青春難掩的獨秀

2025 年寄自香港

■雷默

中秋夜寄友人

此刻，南京的月亮掛在天上
玄武湖水閃亮
遊人登上了明代城牆
像李白一樣舉頭
有的想起故鄉

此刻，西安的月亮躲在雲裡
驪山幽幽，渭水悠悠
古老的城牆上雨聲嘀嗒
彷彿遠古足音
不聞搗衣聲

此刻，你在西安，我在南京
我們心裡，各有一輪月亮

夜 訪

多少次，我在夜晚去山間
記得一場春雨後
林間霧靄朦朧，鷓鴣、鷹鵒
尤其山雞的聲音，那麼撩人
我停下來，或躡手躡腳
生怕它們驚飛

我試圖學鳥兒鳴叫
讓自己消失於幕府山中
但我知道，一旦開口
它們就會飛去

也有些夜晚，月明星稀
我為花香而去
四月洋槐花和野薔薇
九月桂花
我在無人的山間
或狂歌，或奔豪，或靜默
只有松鼠聽見或看見

“茫茫亂境中，無恐亦無懼？”
“月光啊月光，當我仰起頭……”

■Angel XJ

狐 狸

你知道的某些夜晚，睡意會稀釋在
十月的涼風裡
她將手指點進他的的頭像就像貼近
一面冰冷的鏡子
秋寒正被月光包圍的鏡子的滲出
便利超市店的霓虹燈仍在瘋長像是
不肯退場的盛夏。她描了淡金色眼線
在倒車鏡與霓虹燈交錯時亮得更加
晃眼。街角閃出
一隻狐狸它從淺黃樹影間躍出，
尾毛半凸
像被引力遺棄，它尾隨著她更像是在執行
一場沉默的對峙。沉默更加劇了她對
他的渴望

思念如同過度成熟的一串串
豆莢，輕輕的 在十月裂開……

16/10/2025, revised: 12/10/2025

杯 子

“你在喝什麼？”
“我的不確定性
就在這空杯裡。”
空？空空的，這杯子是空的！”

寂靜填滿這只空杯。當你以
思維之壺，將不確定性
傾入這空杯，就像把
把氧氣織成空的水汽。

“你想喝點什麼？”
“我的未知光年
在意識的非限定多維空間暢飲”

我們身體浸透陽光，正像植物
浸透了水

■阿黛

編年史

老橡樹伸長了 脖子，
秋天也可以如銀河一般漫長。
樹葉在黑白閒記錄
記錄悲喜的輕輕落下、
每一顆沙粒、
以及每一場相遇的結局。
有人用一生摸完十二棵光柱，
有人奔波于刀兵。
偉大的成了渺小的。
沒有問題，
也沒有答案。
等待的命運慢慢成為史書；
比藍色更冷

2025.10.21

我們被假定，我們是一個圓，是一條線段
以感知預言每一個不確定性到線段到
兩端未知光年點的距離所構成的合力；
以感知預言彙聚，把空的雞尾酒杯
一杯杯擲到無意識這張桌子的盲區。
就像你踩著高跟鞋在八月紅杉樹樁
舞蹈。狐色晚霞也無法如解開詛咒

你知道的，一切已都寫在那本書裡
一切從未改變。被你無數次舉起那只玻璃杯
命運如幻象的潮水翻動在夜間，從高到低。
直到神應許的時刻，月亮讓自身成為空容器
“我們一無所有，我們任你擺佈”在海灘上
你背向阿伽門農碎碎念：再喝一口（預言）

10/08/2025

■王性初

面對日常

已經疲憊了一輩子
我把生肖撒在歲月的眼袋
讓日常裝飾每天每夜
逐頁尋找生命的祭台

最後的記憶愈發豐滿
將濃郁的日曆蒸發成詩
嗅出韻腳的臭氣沖天

祖傳的律法正被搗毀
新政的藍圖漫無遮攔
窗外景色既蒼涼又枯瘦
移民國的道道陌生著巨變

挑逗現實是愚蠢之舉
遠離是非得以安寧
成熟讓餘生在日中聽雨

童話的預言很靈驗
我的日常很真很淡

別鬧了 ——致土撥鼠

這個春天真的已經鬧得夠煩
那隻久聞大名的鼠類又賞臉

傳統的古派閒人煞有介事
一個個雍容華貴像土撥鼠

不願遠處戰火紛飛血濺四方
不願邊境兵戎相見兄弟鬩牆

不願海域導彈迎天而降
不願兩邊人馬拳腳相撞

不願通膨叫囂物價飛漲
不願公司裁員失業斷糧

■章治萍

哀牢山之哀

應該不是正應了你的哀怨而演繹的。
無論如何
伙計們，他們是帶著預知的希望來的，
他們僅僅需要獲取些你身上的數據，
然後，造福於你

應該也不是你蓄謀的，你決不會
如此絕情
你與他們彼此常年累月串聯起來的
陌生鏈，我相信
在相遇的最初階段一定是溫暖的，
一定是親切的

至於之後的噩耗，我無力去細細地
品藻過程
雖然結果是這樣的殘忍，以致於
蠻嶺為之低喉
蒼天為之號咷，我和同行們為之吡嘯

你們應該努力過，用你們所有的能量。
你們不會坐以待斃，在敬畏
大自然的前面，你們
知道擺著探索與發展，擺著生與死，
擺著祭奠與鮮花

2025 年 10 月寄自青海

別鬧春了親愛而肥碩的土撥鼠
繼續你的冬眠讓百姓安然度日

春天跟你的影子無絲毫關係
春天是流浪春天是廢墟狼藉

春天是國界衝突春天是選季
春天跟你的影子無絲毫關係

■第一閑人 心痛

手術後
87 歲的母親
不停打電話發微信
問情況
我只回手術順利
她還是不放心
要我拍刀口照片
出院拆了線
實在沒借口了
拍了張腹部照片發過去
她立馬轉了 1000 元
附了一句
我心痛

坡上盛開牽牛花

就二個早晨
沒從這坡下經過
坡上就盛開了牽牛花
我停下看了許久
只想到
這深秋的二天
有個傍晚
下了一場雨
很多事
一場雨就夠了

電話那頭無語

永遠記得
十年前接個電話
一句他心梗走了
五臟六腑
猛然被抽空
大腦一片空白
許久才問
那他孩子怎麼辦
電話那頭無言
今又接這樣的電話
許久才問
那他怎麼辦
白髮人送黑髮人
電話那頭無言

■達文

自殺之海

你我曾經並駕齊驅過嗎
在宿營地
明顯的 類似歌吟的瀑布下
我們共同踏出水花
作為雲 山巒之外
……誰也無法找到我的痕跡

巴薩迪納 4

科羅拉多大道此刻最畢直
兩排路燈
送走最後的人影
也試圖送走
微如曇花的記憶

我無法繼續思考
那些路燈
無法照射橋樑下面的黑暗

巴薩迪納 5

夜的步伐緩慢而沉著
從老城區漫延過來
我們已經停在橋的中部

半個小時之前
我們的擁抱是鋒利的語言
我們曾經彼此解剖
鮮血淋漓 灑在寒風的軌跡上

我們最終用大衣
裹住片刻的沉默
像一個謎
在啞語中重新排列組合
掙扎著歸家

■輕鳴

旱 魃

龜裂的軀體橫行
伸展無數貪婪的利爪
構建一張細密的巨網
搜捕所有生命的氣息

冰川在遠方哭泣
淚水匯入鹹澀的海洋
沖刷著沙灘上
那些寧靜的骨架

暮色中樹木枯死
熱風掠過乾涸的河床
帶來各地的噩耗
雲兒已逝

旱魃繼續遊蕩
行跡所及之處
就連每一聲哀嘆中的故事
都火燎中燒成灰燼

說說說

不是看不見 de 瞎說
也不是聽不懂 de 胡說
不是價值評判 de 歹說好說
也不是科學探索 de 真說假說
只是隨地、隨時、隨口、隨性、隨意、隨心那麼一說
說天，說地，說文，說畫，說家常，說八卦、說別人、說自己

說躺平的舒適
說大夢的 XX
說硬剛的斷裂
說命運的 XX
說量子的頑皮

說黑洞的胃口
說極速墮落的快感
說碎骨斷魂的愉悅
說一次賣光靈魂的喜樂
說暢遊煉獄贖罪的釋然

說失戀、失業、失聰、失明
失語、失血、失眠、失智
失落的獲得

說大道、小道、守道、叛道
fù 道、xiào 道、黑道、白道
明道、暗道、陰道、正道
邪道、天道、地道、人道
王道、霸道、鬼道的門道

說薩滿教、印度教、拜火教
猶太教、儒教、佛教
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神道教、商品拜物教的教規

說國情、民情、戀情、親情
友情、戰情、火情、水情
疫情、shāng 情的情場

說創世、早世、一世、萬世
轉世、玩世、欺世、厭世
去世、末世的世界觀
……

說得口乾，說得噪啞
說得目瞪口呆，說得頭暈
說不完、說到底、說破天、說去說來
說白了
其實說的就是一個詞兒
哪個？
誰說？

fù：父，婦，富。
xiào：孝，笑。
shāng：傷，殤，商，爇。

■楊河山

林中落雪

雪落北國，森林中，無數白蝴蝶，
好像只有這片森林
有白蝴蝶有雪，其他地方都是從這裡
飛出去的。我在林中散步，
黑色的樹幹與白的雪交相輝映，
一棵會移動的樹，
身上落滿了翩翩的羽翅。
我曾錯過了太多的美夢，這讓我想起，
世界上唯有這林中落雪
的時刻不可以辜負。其他所有的樹木
大概與我一樣的心態，
它們身上的蝴蝶可比我的還多還更加好看。

冰滑梯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24 條冰滑梯
其實是一首 24 行詩
每一條滑道，一行五百米的詩句
就這麼從頭到尾，藍色的，看起來很美

人們在詩句中滑行
脫離了萬有引力定律，失控，
從童年滑向中年老年
時間彷彿一瞬

就這麼滑行著向前出溜，好像很快樂
我將不知道該怎麼辦
每個人都是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
不要問我時間如何流逝。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陳韶華

秋思與懺悔

我喜好酸楚直至黯紫的葡萄園
一萬畝燃燒的玫瑰花
花萼中關不住的維納斯女王
七彩的香風和慾浪

莫扎特金棒光圈內的梵婀鈴
那直搗巴赫王庭的弗紐特
陽光融化殘冰的藍色漣漪

也許我會在古井玉液的投影下
大啖金古梁黃溫的美食
海吹我崇拜的平民的謬斯
但我始終擺脫不了虛榮與卑微
譫狂與囁語 可卑的自由

無邊的網絡 光怪陸離的稿紙
哦藝術三女神，我差欠你們
又何止 一生的財富

附注：弗紐特，flute，西洋樂器
長笛。金古梁黃溫，指武俠文學大
師金庸、古龍、梁羽生、黃易、溫
瑞安。

告別夏天

任你怎麼留戀 仲夏夜
甜蜜蜜的星空，不捨湖畔
巧雲上的佇立，在清風上打開
所羅門寶瓶，聆聽柳影中
夜鶯睡夢的收藏——
老舍的月牙兒
老貝的月光奏鳴曲

萬般不捨鄧麗君的《我和你》

即便化為舒伯特的《魔王》
夏天還是悄悄關閉了

■叩求思

隱性分子

躲在這小房間
可以不打掃 不出門
但水電費
不繳不行
不進食不行
不排泄不行
這一切簡而言之
沒錢不行
逃亡中的恐怖分子
稍稍 感到一絲恐懼

記 2024 於北海道

美人魚的海濱 美人蕉的長廊
蕾絲與紗麗在合歡花間迴蕩
留下私密的峰谷 藍顏的回眸
若隱若現揮之不去的
心動與懊恨

夏天，巨大的平原落在海上
千萬朵玫瑰啊仙人眼裡的慾望
成熟的蘋果與紅桔，發出
排山的呼嘯 翻江的陣痛
吉卜賽大篷車子夜對篝火發動

驚天的鐘聲在匿名的寺廟敲響
大地在追趕銀河
白髮驟生 一條啪啪有聲警戒線
懸在半空

烏鶯撕裂昔日的火燒雲

2025 年 8 月寄自安徽

■林煥彰

我是一隻糖貓

糖是甜的，我是
糖貓
我，甜甜的
喜歡窩在你身邊；

甜甜的，我睡著的時候
我的夢，也是甜甜的
甜甜的，是一首貓的情詩

2025.10.29 廈門飛台北途中

雲在天上寫詩

每個人都可以寫詩，
雲也能寫詩；
年輕時，我就開始寫詩
一寫就超過了
六十年；我知道，
自己還沒寫好，所以
不能停下來
還要繼續，認真的寫……

雲在天上寫詩；
晴天雨天，都在寫
幾千幾萬年，萬萬年
祂是不是
和我一樣，知道自己
沒有寫好
所以，現在我還在寫
天天都要寫；
以後還是要，不停的寫……

寫一個字的一首詩嗎？
寫一行詩，
寫下雨天的詩
千千萬萬行的長詩！

濕濕濕的，凡是只要能寫出來

■項美靜

暗夜，用夢吞噬時間

失眠是擺脫夢魘唯一的
方法
我譜的那首夢曲
筆尖有頹廢的氣息
被太陽退稿

夜是夢的一件外衣，解開黑袍
天庭呼之欲出
一架雲梯把紅塵踩在腳下
鼾聲已成絕響

宿醉是遺忘最好的托詞
譯夢的筆在紙上語無倫次
其實，風早已預言
夢境是被光封鎖的結界

囚不住夜鶯盜取暗眠歡娛
轉換成燭影的寂寥
月色下，此刻你是否也正倚窗
星星守口如瓶

從虛無中抽離
嚼夢佐酒
用虛字粉飾夢的鱗片
冷藏文字豢養的一群遺腹子

2025.03.29 修改：2025.06.28

就不必管寫幾個字：
寫幾行詩，
統統都可以寫，照樣都能寫呀！

2025.11.04 九份半半樓

■喬成

今夜你好眠

昨夜北風緊。心念著母親，今晚我不能
讓她受凍，我會向她請安：今夜你好眠

她的老房子單薄且透風，窗縫邊上貼了
幾層膠紙，到晚上，她的臥室冷若冰窖

說什麼也要開個暖氣，電熱器或電氈吧——
那電氈還是我們去年送給她的聖誕禮物——

但她堅決反對。我攤開她五層厚的被單
讓她先坐定——那皇后大號床的四隻腳

早被我鋸短，讓縮了水的母親不用爬上
爬下——接著，我把她種在地上的雙腳

移植到床上；她躺了下來，身穿著棉衣
棉褲，還有破了口的棉襪子。我這才把

厚厚的被單翻回來，輕輕塞在她的手腳
和腿邊，她被我包的工工整整，像一個

剛出生的嬰兒，但她那沒有牙齒的嘴巴
在打顫，她的軀體在被單下發抖，我把

被子壓在她的肩膀和下巴下，她這才點
了點頭，表示滿意——她那有趣的模樣

倒像個返老還童的瓷娃娃，我忍不住地
彎下腰，親了親她冰涼的面頰，她裂瓷

的臉竟裂出一絲羞澀的笑容——我想到
我小時被她抱在懷中的溫暖——我不能

讓她受凍；我告辭說：我走了，您睡吧
心中卻唸著：我的瓷娃娃，今夜你好眠

■許露麟

我在抽空我的肉體

現在的我
已活在煙霧裡
每天只須一個火種
點燃一根香煙
當它快燒到了煙蒂時
即用它再點燃一根香煙
如此一根又接著一根
抽著抽著
抽空了我的肉體
使靈魂飄飄然
在雲端上
留下一個空空的軀體
讓一群行屍走肉的人
撕裂吮食得一個痛快

裸乳的革命

我右手揮著旗子
左手執著槍支
袒裸著胸脯
吶喊嘶吼
自由
自由

不管它是扁平的
還是豐滿的
是萎縮的
還是堅挺的
是醜陋的
還是美麗的
我都要把它
袒裸在你眼前
領導著你們

莫一直瞪著乳房
就踩著戰士們
不斷在捨命
疊高的屍體
往上衝
就有奶喝

■仲秋

寓意三則

一、Mr. D

他蜷成一個葫蘆
掛在地上
被繪成平面人形

他倒在赭紅中
與蒼白相映

他令地面不安的形象
很快被刷洗乾淨

他也很快被忘掉
因為沒網路流量
何況他的名字
也太隨意了

二、垃圾車

新娘來了
三姑六婆追著花車跑
七嘴八舌
全是廚餘飯後事

我也有一堆垃圾
鍋、碗、瓢、盆
大袋、小袋、乾的、濕的
可回收的、不可回收的……
撮合後都成了喜事
通通送上花車

唯一費神的是
果皮離開季節後
我要定時追趕
新版少女的祈禱

三、花姑娘

花姑娘的命好苦

她有一副漂亮的臉孔
被迫嫁給不同男人

■呂建春

池上秘語

因為寧靜的時光足夠
鳥聲翻譯松風翠綠的語言
只有繡球花藍色的光芒能懂
我們懷抱群峰迴盪
傾聽蒲公英飄飛的低語

因為我必須愛你
百合膨脹的光彩快樂
我們目光交會形成的湖泊
只有盛放的蓮花能懂
天空和所有山光喜悅的意義

漣漪閃閃發光彷彿
因為藍鵲飛掠的杜鵑飄落
溪流說明白岩石水花的語言
只有青苔能懂
我們也一起淡淡飄落隨風

身體是河流的通道寬闊
濕潤的眼睛將河水化為雲朵
聽見自己也化為風聲
我們的心漸漸透明清澈
只有峰巒能懂

還假裝心甘情願

幸好她又是一種灌木型玫瑰
滿身帶刺
總算挽回一點貞潔

現在她又被改成一首歌
聲如流鶯
鳴唱四野

花姑娘的角色真多

2025 年 10 月於台北

■李雲楓

憂鬱症

開始時，一個詞語佔據了整個房間
從床到窗口，單調的發音反覆的研磨著耳膜
如果你可以安靜下來，在午夜
就可以聽到一段舒緩的音樂，從 B 小調開始
小提琴會將你帶入一片幽暗的湖底
有人走到你身邊，輕聲說出一些名字
陌生的，毫不相關的往事
有人在你耳邊講述怪誕的夢境
長滿眼睛的蚊蟲，畫著濃重眼影的蜂鳥
還有一隻七隻腳的海螺
這只是開始的部分，一個詞語
不停的在房間中走動，直到
一片突然壓落的寂靜，將你吞噬

夜 行

酒後你要放慢腳步
路面並不柔軟，這是常識
你不要停下和一隻貓交談
即使它叫出了你的名字，這只是幻覺
你要隨時提醒自己
你要讓影子走在前面，並且
謙虛的禮讓車輛，尤其那些卡車
你要站在路邊，一直等到它們消失在黑暗中
同時，你不要隨意和路邊的樹說話
即使你已經認出了它們
幾百年或者一千年前的承諾，只是
一些沒有被文字記錄的夢境
沒有人會在意它們，你要快速的走過去
像一個異鄉人，冷漠並且殘忍
你要知道，酒後只是一段愜意的短暫時光
你可以跟著一塊石頭，迷失在
鬆軟的泥土中

2025 年寄自北京

■鄭靖

I.F. 存在之三

——柏拉圖戰記幻想

黃漫漫一席流沙延至天邊
那裡仿是我的
故鄉和墓地
但也許
我將以匍匐的姿態
永生在此刻的洞穴裡
這兩千多年前
柏拉圖遺留下的
迷宮

我努力睜大引力透鏡
牆上影影綽綽
疊加出完美的洞頂
賢者的星空雲圖
她手握星辰
而我
沒有星座

我目光冰冷
巡視我的秘密領地
寒光鎧甲之下，岩漿噴湧

我生怕海面的冰山溶解
我生怕攀附的大樹枯亡
我生怕賢者的階梯被拆卸
我生怕殘軀下的輪椅崩解
我合上戰慄的雙眼
生怕被高牆後面的深淵灼瞎

我緊緊抓住手中賢者
恩賜的 USB 化成的鐵鏈
心甘情願套上脖子
為單薄的靈魂尋一處安居

億萬年前恆星殘影曾是
我仰望的星光

■玉文

送 行

玉殞凡間
高牆內
白衣不染塵
悲離
雲端水袖風中舞
迎擁傷逝韶華
人間舞台藏險惡
就此早早歸去莫停留

2025 年寄自澳門

揉成一顆顆
搏擊失眠的安眠藥
治療骨折的止疼藥
抵抗空虛的浪漫毒藥

吞下時間膠囊
我舉起光錐寶劍
殺死牆上
父親的七彩重影
母親的切片幻影
破開精密計算的賢者的
自由面具
張開代達羅斯的翅膀
飛出 I.F.迷宮
沉船啟航
撞向冰山
在屬於自己
前往孤島的航道上
刻下新的冰痕

2025.2.26 凌晨，澳門

■張耳

男人、武器， 用牛仔褲配

完美的戰士和棒球賽
活在卡通和對講翻譯機上
再生像草，草與草地
比賽地雷留下，自地裡
站起來，站起來一定是光輝的
寓言。真心奉獻
岩石。棕色的棕，血
黑得像海，石油浪打浪，卻
忘記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敘利亞
狼，翻過我們的裙我們的
群。媽媽，你聽見了嗎？
你寶藏的血，被他們燒掉了
以色列埃及蘇丹索馬里，死
站起來，站在
你活過來的裙邊乾乾淨淨
讓孩子們重新登上
礁石，登上海盜船，你聽見了嗎？

有點藍，道理剛剛
流過血，成千個小小
沒活過來，九月。過了
演變成眼球，催淚彈，燃燒彈
快槍的象徵，我錯了你對了
但手指頭還在趕
叭叭叭敢敢敢，換台
趕不上魚蟹狂歡
舞蹈，黃瓜小米醋
小資情調和 20/21 不對等
異化，憑你怎麼想都不對頭
那就住下吧，住下不走了

就一兩天，紐約、上海、香港
有客人便有主人，這裡還能
讓人喘一口氣嗎？就一兩口
情調異化，20/21
晚飯端上桌 14/15

■楊子軍

未加入的旅行

偶然成為所有經驗的總和

走過一段路
可以想像很多路

去過一處故居
可以想像很多故居

讀過一頁手稿
可以想像很多手稿

一件衣服不明來歷
可能主人並未穿過

掛在他經常站立的地方
來訪者感受曾經的氣息

此刻我在叫做家的房子裡
過去是別人的，也將是別人的家

寫下這首詩
不署名，可以是任何人的

2025.10.24

白圍裙，白桌布
還有高腳杯裡的
淡水。而海是不同的

有點水就一定有點鹹
像眼藥，紐約、上海、邁阿密
在海邊你必須面對
男人，武器
用牛仔褲配。

它張嘴將我
吞噬
恐慌即生
纏在它口中
黑暗無邊無際擴張
周圍是
無以辨識
危險的牙齒嗎

向後退
向左
向右
選擇都是一樣
都是看不見
那就向前走吧

沒有參照物
什麼是前方

伸手摸索
以手臂為直徑營造
安全氣泡
寸步挪動

接受
適應
溶入
黑暗裡
我辨識出方向

擠出黑暗的嘴
亮光
親吻我
光明
如此遼闊
黑暗被馴服在身後的
木匣裡

明辨
彩色的世界
多美好

■潘莉

體驗黑暗

詩人非馬 90 華誕

賀詩輯

■非馬

從這裡開始

90 圈詩的年輪
90 個人生驛站

每一站有每一站的風景
每一站有每一站的人物
每一站有每一站的愛情與故事
每一站是一個嶄新的起點與方向
每一站都在頻頻招手

來吧！來吧！
從這裡開始

Start From Here

—— for my 80th birthday

90 annual rings of poetry
90 roadhouses

each stop has its scenery
each stop has its characters
each stop has its love stories
each stop is a new starting point with a
new direction
now all are waving and calling

come! come!
start from here

■青果

如楓的非馬

——寫在非馬老師九十華誕之際

九十年長成一棵楓樹
立在美國
太平洋，大西洋的風
吹過來，揚起片片詩語
大陸和台灣的弟子
聞到了馨香
世界，處處浸潤花雨

最深的根仍扎在廣東
最密的根纏在台灣
手指把中西文化密碼
檢索，比照，融彙
用網絡甩出一條
閃亮的詩藤

九十年了
依然心如春酒
微涼的風
掬來一朵晚霞
正染紅，一樹詩意

■盛坤

獻給非馬老師 90 華誕的詩

我倆年齡相仿
你已是世界詩人
而我仍是個學子
卻從不為此輕視我

你說：“其實不是我在寫詩，
是詩在寫我。”
啊！真是老驥伏櫪
詩心永不言歇

你是工與文的橋樑
嚴謹中透著幽默
你自由的詩與畫
想像中燃著激情

老師謙若清風
就像在我的身邊
讓我不只是仰望
而是感到溫暖的親近

■笑虹

陽光的腳步

——賀非馬老師 90 生日

九十歲，被“努力踮起腳尖”
描摹成淺色光陰

“打開鳥籠的門
讓鳥飛走
把自由還給鳥籠”

誰把光折成一支筆
洞穿宇宙的軟肋
誰在深夜捕捉一個又一個詞根
種在時空的裂縫

從蒙娜麗沙，到喝酒的女人
從醉漢，到雙面人
從馬，到非馬
哪一種顏色，不挑染靈魂？

隔著又遠又近的距離
我看見您用線條懸掛濤聲
用目光擦拭人性
在詩行的空白處
擎起不願墜落的詩句

窗外，時間從未起身離去
您一直坐在 50 年代的某個下午
翻開藍天
細數陽光的腳步

六人詩選

◎陳冉 組

■陳冉

十字路口

夜幕下的十字路口
也是亡魂者的歸途
有人走著走著就失蹤了
有人走著走著就誤入歧路

有人在路口點火燒紙，為失去的人
照亮回家的路
有人在路口，遲疑，茫然失措
像一口陷阱，是歸途，也是迷途

夜深人靜，十字路口像生命的漏洞
走進去的，走出來的
無限循環，往返不疲

口是心非

臨近中秋節
妻子執意給母親買禦寒的衣服
郵寄回去

電話那頭的母親
有點生氣
心疼我們賺錢不容易

第二天一大早
母親開始查詢快遞的信息

收到衣服的母親高興得像小孩子
興奮的言詞透過手機屏幕蹦了出來

口是心非的母親
忘記當初對我們說過什麼

■安瀾

響 水

不知轉入此中，我終於找到一個
我想要描述寂靜的詞——
響水

現在，我可以隨意找一塊青石坐下
一棵樹搖曳的光影，在我身上
刻下安穩的漢隸

山泉蜿蜒而至，更多的光點
魚貫而入，深一腳
淺一腳，奔向自身坍塌的盡頭

我的影子被風揉成水紋
發出跌宕的響聲，青苔，花影，蟲鳴
都在我的身體之外

彷彿一切與我無關
響水奔流，正替我濾盡
多餘的聲響，一些細枝末節的妄念

露從今夜白

那個夜晚，鄉音離你很遙遠
葉脈的懸崖上
一首詩，凝成白露

千年以後，你還在這裡
從漸枯的脈絡中
捧出晶瑩的核

那個透亮的句點
漸漸暈開夜色
它在晃動時，大地忽然輕顫

一顆突然墜落的星
在觸地的剎那
亮起所有閃光的可能

■孫子夜

碎 屑

許多碎屑之事
常常散落在記憶中
用心捧起
卻又不知如何捨棄
偶見，女兒吃剩的
麵包袋裡留下一層碎屑
那是掉下的芝麻和麵包渣
扔掉吧有點可惜
不如倒進手心一口吞下
連同碎屑之事
深埋進胃裡
與歲月一同消化

切片麵包

麵包店琳琅滿目
隨手掂起一袋切片麵包
看著精緻的玻璃紙中
新鮮的麵包片
並排散發誘人的香甜

美味可以被切片
忽然想起，一些美好的記憶
如果也能切片多好
等到感覺疲倦和飢餓時
可以打開包裝
隨意挑一片慢慢品味

歲 月

一年，百年
也難以訴說盡
這瞬間的永恆
歲月轉身
又迎來時光的延續

我們都是過客
走不出歲月的視線
無論高大還是渺小
都化作背影
漸漸消融……

■陳懷

總有一些事物 替我們活著

風來，萬物起舞
塵世的喧囂，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陪伴
兼容並蓄的世界
總有一些事物替我們活著
它們送給我們呼吸
它們送給我們白晝與黑夜
送給我們情愛與悲喜

我們活著，為了生命中的遇見
我們呼吸新鮮空氣，去承載生命的重量
炊煙在延續，在村莊的上空
在城市林立的高樓間
大地之上
那麼多熟悉的、陌生的事物
幾千年來，活成了一束不滅的火光

風的翅膀

首先感動於其翅膀下的包羅萬象
讓我們看見一個行走者
自由、博愛、奮進且堅韌的一面
風的翅膀煽動
萬物起舞，動與靜的結合之間
寫下遒勁或閑雅的書法
有時看見蒼鷹的展翅高飛，雲朵的翅膀潔白
有時看見蝴蝶煽動翅膀，在花叢、草尖嬉戲
有時看見風經過湖面時的輕佻
驚起一湖波光潋灩
而更多時候，看見的是一名匆匆過客的：
遊子之情，歸心似箭

■徐盛

飛 白

飛白，有雪花
在飄；有眼
等待著、點睛

有懷素，投擲的
禿筆；有張旭，飲酒
俯仰間的、停頓

隔著歷史。古畫裡的人
微笑著；彷彿就是為了
與之相遇之際的
會心一笑

飛白裡的回音壁
並不是你
輕喚了一聲
就馬上有了，回響

多年後，驀然回首
猝不及防的鐘聲
撞擊了你

黃 昏

黃昏，這瓶黃酒
並不混濁

放在夜晚的大理石之上
酒中，偶有鳥鳴沉落

混濁，是從落日方向看到的
底部沉澱

從側面寧靜看
我看到一瓶黃酒的澈醇

■鳴雁

白 鶴

我沉迷於它，孤獨的美
以及，曠世的閑逸與優雅
它落於淺灘時，便靜默成
一幅遺世的古畫，它是
一片空闊之美裡的，畫眼

飛翔時，藍天白雲只是
它的陪襯，它用翅膀牽著
一幅，動態的水墨長卷
拽著你我的目光，一直
——鋪展到遙遠的天邊

我習慣在傍晚時分
在離它，不遠不近處落座
時間，在它的閉目間
漸漸地慢了下來

喜歡看它，用修長的單腿
支撐起，挺拔的身體
一枚落日，緩緩地落在
——它山峰一樣的頭頂上

毛茸茸的思念

這是一個
適合思念的日子
天空下著
毛茸茸的細雨
一個人，站在
熟悉的老地方
雨水，落在池塘
荷葉停在
珍珠般的夢境裡
荷花羞澀
我在發呆
如果，沒有更大的
雨點砸下來
我會站成一截
杵在塘邊的木頭

拍攝傑克·倫敦的 荒野故居

在廢棄的“美容牧場”殘牆對面，
那張走出桉樹林，陽光在脊背上刺繡印第安圖騰的照片是LS拍攝的，
的確是圖騰，一支尤加利樹枝影子分裂出來的鷹。

在山頂，俯瞰與帕納河谷毗鄰的索諾瑪谷逆光照也是你拍的。薄霧升起塗在臉上，傑克·倫敦安息在山後，他和妻子合葬的墓正在讀《月亮谷》隱喻的這片“回歸自然”。

牧場一旁，被圈在圍欄內的
一群無刺仙人掌，據說是傑克·倫敦受夏威夷物種的啟發所研製，它們穿越百年，
觀星座，聽雲海，吸吮體內儲存的水對抗乾旱精神性有時外柔內剛，沉默只是
把詞語的針藏進靈魂深處。

此刻，同時拍攝被荒野托舉這片仙人掌群的
六部手機，主人分別來自三種國籍，
共同點是：他們都寫先鋒詩。

在傑克·倫敦故居前拍一張合影，
是MH提議的，木質長廊，白牆黑瓦。
一片佈滿照片，書籍，油畫和紀念品的
聯合別墅，
被葡萄園，青澀，無人和日月包圍，
掉轉個方向再拍一張，背對故居旁
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橡樹，
枝蔓舞弄，樹蔭綿綿，借此抱抱鏡頭。

別墅前的斷牆曾被1906年洛杉磯8.3級
大地震
分裂過：科勒和弗羅林酒廠主樓遺蹟。
被傑克·倫敦改建為客人生活區後，
又被1965年大火摧毀。
遺址、能量、地球，它們繼續就像數學和物理
風吹來被火焰吞噬的屋頂、檔案，
文物和烈酒，殘留框架散發著漆黑和焦炭。

穿過木質走廊，書房、半圓靠背椅，
黑色打字機鍵盤的白色小按鈕讓時間
噠噠響，
桌上還有小鬧鐘，鈴聲被控制。
地球儀上，有闖過足夠凶猛海域的
傑克·倫敦
手掌轉動留下的劃痕。

《野性的呼喚》中，淘金一場空，
傑克·倫敦參加克朗代克的淘金隊，
失敗的經驗殘留物浸透了文字。
與小說中真實存在的“月亮谷”，
（印第安語義的“多月”）拍一張腳下
和土的特寫。

拍一張《馬丁·伊登》首印版，
的確，19部長篇小說，150多篇短篇和散文
故居裡只有部分版本陳列。
拍拍粉紅窗簾，臥室橘黃色小射燈，
拍拍廚房，鐵鍋和刀叉，冰箱，番茄和
土豆，
以及各種蔬菜的塑料複製品。
40歲離世，拍一張那間把他帶走的小屋
一張留住靈魂的單人床，以及窗外神秘的
綠。

100年前，旋轉著整個月亮谷的魔法，
是傑克·倫敦《海浪》的版稅，他買下
索諾瑪
山腳下130英畝的希爾農莊後，
還是《海浪》版稅，他又買下毗鄰
110英畝的拉莫特農莊。
從轟鳴到靜謐，從荒涼到如此奢侈的一部
小說。

繼續漫遊，陽光在一塊空地照耀兩座
圓形穀倉，
倉體修長，玻璃窗纖細的從頂部
垂落地面，“荒野不再荒野”，
是的，我想起斯蒂文森詩中田納西的壇子
再拍拍另一處環形的“豬的宮殿”
嗯，這裡適合命名，不適合留影。

“快樂之牆”博物館是傑克·倫敦妻子

為祭奠丈夫，用一場大火燒毀的“狼
屋”宮殿

殘留的火山岩石修建的。

那座建築三年，入住前一個月被毀的
“狼屋”名字

是由小說《狼的兒子》而起。

那場大火讓一個神秘主義鐵鉤，掛上了
無解的文字絕唱。廢墟殘留的家俱，紀念品，
環遊世界收藏，博物館都能所見。

再拍張合影，與粗糲，石頭擠著石頭的
牆體，
拍下愛，火焰冷卻，縫隙，黝黑岩石的
外表。

現場彈鋼琴是傑克·倫敦探險伙伴的女兒
週日從遠方趕來。她與LS英文交談，
背景是她父親與傑克·倫敦在太平洋
駕駛一只
小帆船衝進巨浪的循環視頻。

是的，生命密度重要性遠遠大於長度，
文字裡凝縮的阿拉斯加、羅盤，淘金
日記和燈塔，
玻璃蓋內橫貫美洲大陸的護身刀叉，繩索
拍下與通往狼屋廢墟路上“有獅子和
蛇”的警示牌，
膽小鬼是野性塑造出來的副產品。

穿越葡萄園，在正午熱風中走走，
想想葡萄釀作的紅與白，酒杯翻倒的
沉醉。

的確，不到一天我們就走完了，
傑克·倫敦和妻子在這裡生活的六年。

2017年加州北部那場超大山火依然沒有
放過
索諾瑪山谷，過火的百年紅樹林，
一部分是傑克·倫敦種植。
悲壯中，它們繼續生長，星光可見。
在傑克·倫敦故居我買下他另一本
寫在這裡的小說《熱愛生命》，帶在
路上。

2024年8月22日

■樊莉

倫敦之眼

紅色電話亭

立在倫敦每個街頭
像昨天的見證

遊人路過
紛紛舉起手機

可知明天
誰將立在這裡

皇鴨

白金漢宮河邊
一群鴨子
其中一對
長相奇特
那一定是皇鴨

大英博物館

從良渚玉琮
到埃及木乃伊
你不花分文
就可以欣賞
整部人類史
只要不去想
那些物件
是怎麼來的

英國梧桐

像那座大本鐘
粗壯蒼夷
跟法國梧桐
風格迥異

■張潔

犀牛

低矮的臨水山崗
犀牛紋絲不動，靜靜站立
它皮若沙丘，心跳如泥
沒有招風的驢耳、馬尾

動物世界的壓艙石
夢遊的白月光下
尼羅河一尊古老的神祇

一條容易激動的狗，或其他獸類
不能像它這樣站立
而所有兩條腿的生物，要麼在飛
要麼正被想飛的慾望驅使

但犀牛那麼一站
就是全部的哲學，諦聽循環的歷史
像是在追問，存在的意義

月亮

今夜
光明的婚紗，要重新給她披上
這位屢遭逼迫凌辱的新娘——
被慾望的剃刀剃光了詩意的秀髮
被冰冷的專揭瘡疤的群手推來搡去
被擅扔石頭的口猥褻地直呼為“球”的
——這位古時的月亮

今夜
山林、草地、木屋
走出各自形體的窠臼
手牽著手
抬起那無邊無涯的潔白的裙裾
今夜，就是
——那夜

2024年10月於科茨維爾溪谷

■水央

超人老爸

那個夏夜
暴雨滂沱
電閃雷鳴
依然按時去上課
我坐在28自行車前杆上
父親綁好後座上
70來斤
又大又笨重的揚琴
用雨衣罩住我們
就朝音樂學院
迎著風雨
慢慢蹬了過去
花了兩個多小時
不知父親
是如何做到的？
那年我十一歲
覺得父親就是
英雄

1/5/25

團年飯

七十多歲的乾瘦病人
虛弱地走到車旁
艱難地拉開前門
把九十九歲的岳母
小心接出來
攙扶著她
兩人顛顛巍巍
跨過掛著紅燈籠
貼著紅“福”字的
中式木門
緩緩走進
蒙古包一般的
玻璃餐館

2/5/25

■和子

詩人的書桌

當金絲楠木和黃花梨書桌
悄悄進入文人書房
當精雕細刻的紙鎮成為擺設
書桌 不動聲色地炫耀著
主人和自己的身份
原始功能羞怯地躲在桌後

也許你不會想到
在遙遠的地方有另一張書桌
褐色的桌面已老成砂紙
憔悴的油漆已起皮斑脫
原色木板露出臉羞澀地透露
它已不再年輕的木齡
細訴它伴主人度過的
數十年書寫歲月

一盞檯燈一隻手錶一疊素紙
一個電話一塊鏡布兩枝鋼筆
詩人書桌上的所有家當毫不
羞怯地裸露自己的原貌
擁有光明、時間和紙筆的詩人
多麼坦然於自己的清貧和富有

這書桌曾等待《醒來的魚》
曾預測《飛鳥的高度》
曾傾聽《草鞋抒情》
曾陪伴《三個穿黑大衣的人》
曾守著《五月丁香》的秘密
它早知曉《人間有青鳥》
這書桌有詩人的指印和氣息

請貼桌細聽，也許你會聽到
時間《流淌的聲音》
它是一首沒有文字和韻律的詩
是一個詩人一生的寫照和浪漫
在青島海濱的一間書房裡
默默散發出恆久的木香味

*詩中所有書名號內都是耿林莽先生的作品。

■伊藤雪彥

舊織廠

我的產道
是條停產的流水線
沒能織完的棉紗
如今綴滿亮片
化作
曳地的白

紅毯盡頭
我駝腰點算
妳裙擺抖落的
星塵與月光

當新郎的手
圈住妳二十五歲的腰線

我的骨盆
突然傳來
當年剪斷臍帶時
相同的

銳響

曬 被

一朵
剛學完游泳的
雲
在竿子上又翻了一次身
風來
它便澎風
假裝成鯨魚
在藍裡
緩緩呼吸
阿嬤使勁拍打
教它謙虛
揚起一大片
被放生的紅塵

■琉璃

巴西人

調色盤上，擠出
白色
黑色
黃褐色
淡黑色
黃色
調色油
把所有顏色調均，畫在
巴西國土上

巴西的國土，不屬於
白色
黑色
黃褐色
淡黑色
黃色

它屬於調出來的巴西人……

2025 年寄自新竹

孩子踮腳
想摸它肚皮
問：“它會不會
游走？”
“其實它記得
夜晚回來
蓋你。”阿嬤笑彎眼睛
與腰
笑完腰仍是彎
但孩子快樂
陽光西斜
它越來越輕
輕成一片蓬鬆可愛的夢境

2025 年寄自高雄

■魏鵬展

銅獅的彈痕

銅獅有彈痕
有歷史的創傷
你說要靠自己贏得
歷史的傷痕
不能複製
銅獅染紅了
貼了符號
在烈火中焚燒
你要設法修復
紅漆 紅彤彤的
很礙眼 很難看
你直覺銅獅在哭
你嘗試擦拭
努力還原
人來人往的
路上
你伸手摸
歷史的彈痕

2025 年 7 月 31 日・夜

有墳，扎不了根

有墳，泥土有疤
傷疤之處扎不了根
長不了草
碑文褪色了，有荊棘
這是無人拜祭的墳
黑黢黢的刺，棘手，礙眼
無法找到一點綠
走過馬路
烈日當空
望向遠方
周圍石屎，灰溜溜的
你知道沒有綠洲
路邊的樹老了
砍了，你凝視
樹樁，樹死了

■張朴

夜待超市

有些事太易變壞
只能冷藏，等到過期
各種可能站滿架上
進行著一場無聲舌戰
直到超市大得無處可容
我從眼皮溜出去時
摸摸那把罐頭裡的鎖匙

記憶的磁鐵

校園在點播陌生的歌
用熟悉的獨白
我們是她一件件衣服
晾在這片記憶的磁鐵
陽光還是每天那套校服
課室仍在原地當值
沿走廊拆開的微風
貼著一些日子，但郵戳
已像濕去的電話號碼
攤位如一隻隻小船揚帆截返
載著去遠的海，每年重來
校舍泊在時間裡輕晃
我和孩子是那投下的錨
正停著看舞影重疊
塗在圓周封好的接口兩邊

2025 年寄自香港

泥土乾涸
風吹，雨淋溼
沒有泥，沙石難看
光禿禿的沙石
烈日下
黃沙滾滾

2025 年 10 月 30 日・夜

■徐夢陽

零下

禦寒
若虛設之幻影

然則
你未整裳冠服
似乎宣告
自我棄置

遂預先於網絡購置
又赴實體市肆
挑選
發熱之物
欲以物理之力
抗衡
不可逆天意

於是
終止符
無以書寫
溫度如滑梯
自指尖溜落

無警告
寒意
非敵
而是
存在的校正
空隙、距離
於我與世界間
仍存

2025 年寄自嘉義

■應風雁

漁

我們發下豪語
誓言要將海
全盤托起

於是
撒下網羅
我們開始和海拔河

嗨咻、嗨咻
喔嗨咻、喔一嗨咻

我們賣力
定意要將海
拉過這一邊來

船螺高聲啲喝
船螺
高聲底啲喝

我們與船齊心
嗨咻、嗨咻
喔嗨咻、喔一嗨咻

忘了
河
站在海的那一邊

忘了自己
站在浪頭上

晚 風

風比晚霞近一點
晚霞比夕陽多一點
夜比晚霞黑一點
夢比夜？

你來看我
無語

■刀人

芒 種

芒的麥黃早已成作品
發表出刊了

芒的高粱 秧及其它
綠栽
也已截稿

那個一瓢水淋透
一窩土 再栽一節荏藤的
女人

她趕創的芒種
還沒成稿

端午的水好疼

划破那麼多傷口
端午的水好疼
龍舟競渡了千年
也沒有划出一條入水的路

雖然 所有的水
也都 心有靈犀一點通
岸上觀望者
卻永遠 做不了情人
2025 年寄自渠縣

又笑了

栽棵樹
種在夢裡
結出不同的夜

夢裡
藏著你
夜 笑了

2025 年寄自竹北市

■楊軍

時間的傷口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這是凝固在“九·一八”上的星光
鮮血正一滴滴墜落，一粒粒
掉進柳條湖的裂痕中，掉進
時間的傷口中，掉進歷史的彈孔中
在殘曆碑上睜著未閉合的眼睛

至今，1931 年的鐵軌還在鏽蝕中延伸
就像一道未癒合的刀疤，穿過了
博物館的玻璃幕牆，鏗亮的彈殼
已經在展櫃裡長出了年輪
裹挾著大豆和高粱的嘆息
譜寫進《松花江上》悲壯激昂的旋律齒輪
每一聲警笛長鳴，就是每一聲嗚咽流淚
都讓鐵馬冰河震顫，都讓北大營的炮火
在展板上凝固成剪紙，而抗聯
英雄們的腳印仍在雪原深處灼燒著凍土
灼燒著日寇軍刀上未擦淨的血鏽

“九·一八”的天空裡，白樺林
正被硝煙染黑；楊靖宇的呼吸
凝結成了冰凌；趙一曼的家書
在現代的碎紙機裡重組，字跡如草籽
撒向防空警報撕裂的黃昏

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已經有人彎腰拾起彈殼裡的回聲
還有人把破碎的懷錶埋進花崗岩裂縫
出口處，孩子的腳印踩上時間的傷口
疊著館內銅鼎的銘文，他們
用橡皮擦去歷史課本的折痕，而凝固
在“九·一八”上的星光
正一粒粒重新升起

2025 年寄自徐州

■ 欄 清

南 京——八十年的記憶

從來不缺被偷走的韶光
卻遺漏了鏗鏘魂魄
九三軍人節
黃埔軍魂被刪除了

且說歷史的殘酷
不在於千萬頭顱血漬
蘆溝曉月焉能平反
國民黨八年浴血
交錯於共產黨十四年爭辯

如今倭奴已敗
卻揮不去復辟魔咒
兩岸血統混淆
新中國與民國
赤膽忠義的百萬英烈
不敵成王敗寇
哀哉！哭我漢家郎
閨牆

秋海棠恥辱
天下為公
黑水溝為誰而戰
崛起的紅色
為何而戰
八十載泱泱國魂
誰笑？
新八國聯軍代理人之劍
掙掙

悲兮！寶島的過去、現今與未來
一甲子血肉分離的遺憾
破冰了！
希望之夢曇花一現
兩岸三地一家親
怎能迷失方向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都染紅了
青天白日墜失深淵
也罷！

辛丑一頁無魂魄
哭我“宰相有權能割地”
而今“偉大民族復興”卻糾葛了
寶島妳的名仍是“中華民國”
然而卻飽滿蛀蟲啃蝕
炎黃兒女們
莫忘國恥
硝煙仍在近處覬覦

倏地八十年而至
如今“偉大民族復興”卻糾葛了
多少靖國神社魑魅蠢動
金陵三十萬冤魂未雪恥
松花江畔 731 迄今無懺悔
好個軍國主義的魍魎
染指台海
恨我島內民粹猖狂
欲與挑起兵釁

如今中國崛起
偉哉華夏炎黃子孫
號角響起
“義勇軍進行曲”
五星紅旗浩浩湯湯
為誰憑弔

“中國一定強”
看哪血灑的四行倉庫
“大刀砍向鬼子去”
地不分南北
英烈千秋張自忠
笕橋英雄高志航
遠征軍戰神孫立人
國民革命軍委員長蔣中正
都是炎黃的龍傳人
浴血抗戰入青史
寶島重回漢疆土
誰之功
中山陵國之魂
三民主義有傳承
抗戰史蹟難忽略

如今紅旗飄颺懾萬國
十四億脫貧基建強
神舟航天登月嫦娥樂
雪恥甲午失寶島

整建航母萬艦衛海疆
科技 AI 強軍夢
萬邦來儀觀閱兵
勝利歌兒響徹天安門

號角響
三軍健兒英颯爽
炎黃兒女鬥志昂
八十抗戰勝利慶賀日
緬懷英烈無分黨派軍
浴血捍衛江河護社稷
恨耶！恨耶！
寶島九三已變調
民粹之徒巧媚日
變賣家產抗中去

惜哉！惜哉
新中國紀念抗戰勝利日
未能凸顯國共抗戰赴國難
分列式上獨缺黃埔軍旗陣
三百萬英魂怎遺漏了
泱泱中華抗戰史冊難塗抹
黃埔精神應有詩
一頁抗戰民族史不應被沒收

國共融冰一家親
理應包容同慶賀
莫忘黃埔軍魂先烈血
紅軍更應緬懷開新局
共創中華天地心

南京
六朝古都一脈傳
八載鐵蹄蹂躪下
卅萬血債誰敢忘
如今紅龍崛起寰宇皆羨慕
富國、強軍夢
人民子弟將士莫驕悍
牢記居安思危
銘記歷史
古來窮兵黷武皆禍害
真愛和平
水到渠成
兩岸統一自然合

2025 年 9 月寄自新北

模稜兩可與矛盾修飾

◎張耳 譯

這首詩在很樸實的層面上關心語言
瞧，它在對你說話。你從一個窗子向外看
或假裝坐立不安。你找到了，又沒有
你錯過它，它錯過你。你們錯過彼此。

這首詩很悲傷因為它想成為你的，卻不能夠。
什麼是樸實層面？是它和其他東西
調遣整個系統的它們來遊戲。遊戲？
嗯，對，但我覺得遊戲屬於

更深一層表面的東西，一種夢想的模式，
好比在上天恩典的分配中這些冗長的八月天
無法證明，結論多樣。你還沒注意到
它就在濕熱和打字機的饒舌中迷失了。

已經玩過不止一次了。我覺得你存在就是為了
逗我再玩一次，在你的層面，而你卻不在那裡
或換了另一種姿態。這詩就
把我輕輕地放在你身邊。詩是你。

選自《影子列車》



老女人

是什麼遮蔽了含羞草？

美洲榆。

是什麼遮蔽了海灣？

一艘正卸貨的駁船。

是什麼遮蔽了A大道？

一個我害怕的女人。

她把頭髮
扎成馬尾，繫著
一件陳舊的綠毛衫。

她的臉瘦削
而且還沒了
幾顆牙。

我認為她好像
一隻白鼬，一架揚谷機，
一個企圖自殺的
女人。

你為什麼說那個？

她瘋了，她
圍著大樓轉圈兒
當我和朋友們一起玩兒
或者騎自行車的時候。

她做了什麼？

她轉過頭來，轉過頭來盯著我。

她為什麼這麼做？

她愛我。

瑜伽

你在哪兒迎接日出？

在一座老教堂裡的
謙卑之處。

老師好像什麼？

她穿著灰色的緊身彈力褲，
一件襯衫，中間印有一棵
垂下枝條的樹。

她三十歲，剛剛有了一個嬰兒。

她請我們隨心而動，
敲打腳脖子，伸展成
一個字母G。

都有誰來上課？

七個女人。

你現在正擺什麼姿勢？

孩子的姿勢。

現在什麼姿勢？

勇士。

你沉默了？

只有我們的伸展和呼吸，
只有我們鬆弛的下巴和眉毛。

你放開了什麼？

一個有過兩次小打擊的
朋友。

昨天講過一個

好笑話的機修工，
如果她穿對了裙子，
會是一個能夠得到善待的女人。

炸過魚的
廚房鏗亮。

你們何時交談？

完成瑜伽休息術，
拿回我們的毯子之後。

說了什麼？

蘆筍湯和
白魚玉米卷的配方。

黛安努力結束
一段新故事。

瑪麗的個人秀，
海邊垃圾拼貼畫，
今晚開展。

你們在哪兒談的？

我們站在祭壇附近的畫旁，
鐵杉林裡，
一個裸體凝望著，她的太陽裙
掛在身上。

這個故事會向哪兒走？

黛安建議
先去有太陽的地方。

畫中的女人在幹什麼？

她光著腳
離開森林，
整天漂在湖水裡。

譯詩兩首

◎星子安娜

■特里·麥克多納

Terry McDonagh

愛爾蘭詩人兼劇作家，曾在歐洲、
亞洲與澳大利亞從事寫作和教學。作
品被譯為多種語言，並有詩鐫刻於戈
爾韋大學。

中提琴 Viola

在漢堡的地鐵車廂裡，
年輕的一位女子扶著

一件樂器——
比小提琴大，

又比大提琴小。
那應是中提琴——並非

我對音樂知之甚多，
但我能感覺她通曉其中。

她看起來就像一朵
潔白的小園花，

吐露濃郁花粉
並且彷彿能目見——

五線譜、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
把車廂化作

一段行進的交響樂章與聲波。

■蕾妮·斯格羅伊

Renee M. Sgroi

加拿大作家聯盟與加拿大詩人聯盟成
員，現任《孤線詩刊》特約編輯。

我是那席紅橙色的葉子

I am the blanket of red-orange leaves

也是那棵樹。

我們落在你腳邊，葉子

為我披上裙擺，因我一向溫婉。

隨季節更替，

我伸展雙臂，裸露出
雪與冰的鐮子。

春天融化這些畫面，

如同新生的雛鳥——雙目未啟，
全然袒露著我的脆弱。

當盛夏的綠意蒸騰熱浪，
我長出長長的髮絲，

在雷鳴中縱情揮舞。
草地飽和，色彩豐盈，

我漸感疲憊，在藍綠色的雨中酸痛，
卻又甘心暢飲這甘露。

有一個故事我知曉隱秘，
我翻開我的書——文字

如馬庫斯·奧里略的冥想般
落下，莊嚴，

又帶著十月的乾燥。我打上結，

那些線頭、鬆散的末端，於我
皆是故事；而你，卻沉浸於

用耙子掃除落葉——只餘空地。

■大衛·菲利

David Ferry

十月 October

◎岩子 譯

天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
葉子落得是那般四平八穩，
沒有任何來由似的。

淅淅瀝瀝的落葉
宛如滴滴答答的落雨，
輕輕地滴落在先行的落葉上，

有的，在墜落中
不是碰到這一片，就是碰到那一片
尚未離開枝頭的葉，

依仍在執守著夏：
彷彿那飄落的葉子，而非日子，
讀懂了曆法。

時 殤

◎朱良

大衛·菲利的《十月》，讓人不禁想起蘇軾的“是歲十月之望”——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怎會“不可復識”呢？雖然入秋，卻還是“天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連“落葉”都顯得“是那般四平八穩，沒有任何來由似的”——

即便是區區“落葉”，也該有它的“來由”——“從何處來，到何處去”這類帶有哲學色彩的終極追問吧？

想那“落葉”，經歷了整個夏季，免不了“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不要溫和不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

該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人稱“瘋狂的狄蘭”的英國詩人托馬斯的“瘋話”，是否適用於此時正飄向冥冥世界、且即將歸於沉寂的“落葉”呢？

“老年”的“怒斥”，是為“日暮途窮”的“焦灼”；那“四平八穩”的“落葉”，卻怎麼也看不出或因“秋夜涼風起，清氣蕩喧濁”的期盼，頓生“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的憤懣與不平。

這讓“仍舊執著於夏”的“葉子”反倒是疑惑了——“彷彿那飄落的葉子，而非日子，讀懂了曆法”不成？

有什麼可急的？無非“過日子”罷了，怎麼說走就走呢？

面對“宛如滴滴答答的落雨”、前仆後繼般的“落葉”，“執守著於夏”的“葉子”，忽然覺出一種無可名狀的“悲壯”來，甚至辨不出那“淅淅瀝瀝”“滴滴答答”的，是“雨”還是“淚”。

縱有“留連彩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的相伴相隨，卻終於不忍“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的鄉間圖景，這讓“先行的落葉”，急不可待地將它的“自由之魂”，投向了那象徵“收獲與清明”的“十月”的懷抱。

在“落葉”那裡，“曆法”不僅是依據天象的“計時之法”，更是天遂人願“變革時令”的契機。正如變“草木盡焦卷”為“風光不與四時同”的“曲院風荷”。

微風細雨，惆悵瀟灑。但見“落葉”於天地之間翩翩起舞，宛如“空中芭蕾”，伴隨著聖桑的“天鵝之死”於天際奏響——三分優雅，七分的淒美。

淺析張堃詩作

〈中東烽火的宿命〉

◎黃復華

詩人張堃刊登在《世界日報》副刊（2025.7.27）的這首詩〈中東烽火的宿命〉氣勢磅礴，以雷霆萬鈞之筆，刻劃了一幅為信仰與生存土地而戰的末日景象。詩人並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以超越國界與教派的視角，為這片被“神”之名撕裂的土地，吟唱出最沈痛的哀歌。

詩開篇便以“沙漠深處，火光未歇／地平線滾動著千年的憤怒”將我們置於一個沙漠的場景。“地平線滾動著千年的憤怒”是一句石破天驚的詩句。憤怒如同沙塵暴、如同戰車的履帶，在地平線上以一種無可阻擋的氣勢碾壓而來。“千年”二字，則為這份憤怒注入了歷史的縱深，是積壓數個世代的血仇。鏡頭迅速聚焦於特拉維夫與德黑蘭，兩個名字瞬間將歷史仇恨拉回當代地緣政治的現實。它們分別是兩個國家的心臟及意識形態的中心。“遙遙相望”這個詞用得極為精妙，它既寫實地描繪了地理上的距離，又深刻地刻畫了那種充滿敵意、猜忌與高度戒備的對峙狀態。而全詩中最富想象力的妙句莫過於“一排排超音速導彈／從《可蘭經》的內頁發射／F-35 戰機自《聖經》的夾層起飛”。詩人將代表最高科技的毀滅性武器與象徵和平的宗教典籍並置，產生了巨大的諷刺與震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場衝突中，神聖經文已被掏空和平的本質，淪為發動戰爭的精神燃料，“從內頁發射”，“自夾層起飛”，這兩個動作充滿了想像力，彷彿聖書本身變成了軍火庫與航空母艦。這是對那些曲解經文、以神之名施行暴力的極端分子的最嚴厲控訴。

第二段詩則揭示了戰爭中令人不寒而慄的矛盾本質。“哭牆下的禱告聲／與進攻號令同時響起”，詩人以聽覺速寫捕捉了戰爭的荒謬：詩人捕捉了兩個同時存在卻又截然相反的聲音：哭牆下的禱告聲和進攻號令聲。揭示了一個民族在為歷史的苦難哀悼和在向上帝祈求和平的同時，也在製造新的苦難。

“耶路撒冷的光投下德黑蘭的倒影”是本段最富哲理的驚人之句，它暗示著看似水火不

容的雙方，在本質上卻是彼此的鏡象，都以絕對信仰為名，懷抱著不容妥協的使命感。“阿克薩清真寺之頂／巨幅的大衛之星旗幟緩緩掠過”是視覺上的高潮，這個充滿征服與宣示意味的畫面，將雙方對聖城權的爭奪以極具衝擊力的方式視覺化了，悲劇性地總結了“一座聖城竟在不同的經書中／火光燭天，熊熊燃燒”的結局。

第三段詩將鏡頭從宏大敘事轉向個體，直視戰爭中最脆弱的角落。“孩童的哭聲被鋼鐵撕裂”，脆弱的悲鳴被冰冷的武器無情扯碎，詩人沒有直接描寫母親的表情，卻透過這一方被污染的白巾，讓我們看到了她全部的悲傷與無助，瞬間將讀者的同情心拉滿。緊接著，詩人將衝突雙方的最高宗教領袖“大祭司”與“阿里圖拉”並置，指出他們雖然都在“呼喊和平”，卻身處“高牆後”，使其真誠度大打折扣。他們的聲音被高牆阻隔，無法撫慰牆外的哭聲。“只是無人聆聽”是這出悲劇的最終判詞，深刻揭示了權力與苦難之間的脫節。或許早已失去了虔誠的本質。上帝都不聽。

第四段詩是全詩最令人窒息的部分，描繪了戰爭間歇死寂般的沈重。“城市的呼吸斷在空襲之間”，生命懸於一線。“遺體無名，生者無言”也是空襲的後果，悲慘透頂。一個有名字、有故事、有家庭的人，在死亡後被簡化為一具無法辨認的無名的“遺體”。身份被抹除，是文明的徹底崩潰。倖存者無論是否處在創傷後的失語狀態，巨大的悲痛、震驚與恐懼，讓他們無法言說。詩人筆鋒一轉，寫下“汗水與熱血成為大地的新語法”這一充滿驚人想象力的詩句。它宣告了文明與對話的舊“語法”已經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用身體和生命書寫的、野蠻而不容辯駁的“新語法”，宣告著理性的終結。詩句“人民的低語滲著可蘭經的節句／與創世記的沈默”。詩人巧妙地將“可蘭經的節句”（聲音）與“創世記的沈默”（無聲）並置，讓衝突雙方的人民，在最深的絕望中，透過不同的信仰路徑，最終抵達了同一個終點：一個被神遺棄、意義崩

塌的寂靜之地在第五段中，詩人視角躍升，開始進行歷史的追問與評判。“歷史從不原諒任何民族”，用了擬人的手法，讓歷史如同一位判官，公正且對所有人一視同仁。而曾經輝煌的“文明的回音”，如今只能“在廢墟中碰撞”，象徵著文明的異化——不再創造，而在互相摧毀。“無人機取代了波斯新月大彎刀”則殘酷地揭示：殺戮的本質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殺戮的工具。最後，詩人將矛頭直指核心的偽善：“他們竟以神之名／殘酷對準彼此的子民”，這是對信仰最深層次的褻瀆。

第六段詩形象地表達了和平的失效。“和平的白鴿無法穿越鐵穹”，這句詩天才地將和平的傳統象徵與以色列最先進的防空系統並置，寓意著希望已被冰冷的科技壁壘物理性地攔截。天空漂浮的是預警，鼓聲為戰爭而鳴，戰火已擴大至兩國的經濟心臟。最終，“命運握在顫抖的手中／選擇最後的公義”，將一個被包裝成“公義”的毀滅性選項擺在世人面前，留下了無盡的恐懼與深思。全詩的靈魂在最後一段得以收束。一個“然而——”加上破折號，創造出巨大的轉折與停頓，將累積到頂點的毀滅能量，瞬間轉化為一種極度脆弱卻堅韌的渴望。隨後的三個排比問句，結構相似，情感層層遞進，構成了一曲希望的“三疊唱”：從“是否還有一道微光／穿越仇恨的濃霧？”，這最卑微的請求，這個“微光”，可以是人心中良知，某個個體的善意，也可以是國際社會一次微弱的調停。“仇恨的濃霧”則是一個絕妙的比喻，它點明瞭仇恨的本質——它使人迷失方向，看不清一切。這個問題，是在問理性與人性是否還有穿透這片迷障的可能。到“是否還有一聲低語／呼喚出被埋藏的真理？”詩人轉而尋求“一聲低語”。這“低語”，與第三節中領袖們在高牆後的“呼喊”形成鮮明對比。它代表著真誠的、非政治性的、發自內心的溝通。而它所呼喚的“真理”，是“被埋藏的”——它並未消失，只是被謊言、宣傳、歷史的瓦礫所掩蓋。詩人在此叩問，是否還有可能通過最誠實、最安靜的對話，去挖掘出

那被仇恨所掩蓋的、關於生命與共存的根本真理。最終昇華為“是否和平還會展翅穿越／焦土與濃煙，再次降臨？”這是最宏大的期盼。它直接點明了主題——“和平”。詩人讓和平“展翅”，與前面無法穿越鐵穹的白鴿形成強烈呼應，表達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要掙扎著穿越一切障礙。這是一首沈重、勇敢且極具時代性的傑作。它不畏懼碰觸最敏感的神經，以精煉而鋒利的語言，解剖了信仰、科技與暴力如何扭曲地結合在一起。此詩提醒著我們：當神被請上戰車，離毀滅也就不遠了。

寄自加州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數衍成篇

——詩人曲有源辭世三周年祭

◎伊沙

世間最俗的廢話：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詩人曲有源離開我們已快三週年了。

我與他平生就見過匆匆的兩面，第一次是在2000年，民刊《鋒刃》舉辦的衡山詩會上，我們都登上了南岳之巔，有所不同的是1943年出生的他及其夫人是全程爬上去的，1966年出生的我在途中可恥地搭了一段車；第二次是在2005年，《中國詩人》編輯部舉辦的遼東詩會上，那次詩會是拉練式的，從沈陽到大連一路走過去，我們在中巴車上聊了一路。

老曲身為大刊名編，生前恩遇過的人很多，我相信他的朋友一定很多，我在其中不算什麼。但在他生命最後的十餘年裡，我與他的交往變得密切起來，主要原因是我開辦了《新世紀詩典》這個新媒體平台。我在《新世紀詩典》總共推薦了詩人曲有源15首詩，留下了15節推薦語，今天回頭看，其中12節還有含金量。老曲辭世三週年，我想寫一點紀念的文字，覺得一定要將這12節推薦語包含進去。思來想去，乾脆就以這12節推薦語做線索，加上一些注解與說明，數衍成篇——說“數衍”，絕不是指態度，而是構成，因為這12節推薦語——12節對詩人曲有源的論語，分佈在十餘年間，自然、真切、絕無一字虛言，讓我另起爐灶重新寫，達不到這樣的含金量。

一、

我應該叫老曲“老師”，他曾是《作家》雜誌的編輯，是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好的詩編輯，給過我多次有力的推助①；我應該喊老曲“師傅”，他是我成功減肥的師傅，在他言傳身教下，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只用7個月便取得了師傅十年的減肥成果②。

①大學時代，我常泡學校圖書館和期

刊閱覽室，在前者讀的是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在後者讀的是當代文學雜誌——吉林省的《作家》雜誌是必讀的，原因何在？因為它發表的是先鋒詩。讀《作家》，我最難忘的是有一次在李亞偉詩作的後面，編輯寫了一行字：“亞偉有李白之才也”——我後來聽說留下這一行字的編輯，就是曲有源老師。所以，我認為他最好絕非虛言。大學時代，我認為自己實力不夠，就沒給《作家》投過稿，畢業之後，經過不懈地投寄方才登上《作家》，因此認識了曲有源先生，他是我的恩編，是我的老師，在他退休之後，宗仁發先生繼續給我推助，非常奢侈地發表過一首長詩《靈魂出竅》。

②2005年，在我與老曲第二次見面的遼東詩會上，我說他比我五年前初次見面時瘦了很多，他談起自己減肥的曲折歷程：頭十年，只鍛煉，不節食，結果身體練結實了，體重不增不減；後十年，只節食，不鍛煉，減重五十斤，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他鼓勵我減肥。我當時體重一百八，減肥的必要性自不待言，聽老曲這麼一說，我知道怎麼減了，照方抓藥，結果我只用了七個月，減重五十斤！減肥成功後我還給我的曲師傅打了一個電話，彙報戰果，在電話說：“師傅，我知道你為什麼減五十斤要用十年了，你戒不了酒！酒的熱量高！”他承認，說人總有戒不了的東西，後來我乘勝追擊，開始戒煙，成功一年之後一夕崩潰，我想起了師傅的這句話：“人總有戒不了的東西”！

二、

詩人的學生（助手？）①告訴我：他每天要寫三首詩，不寫渾身難受②。是啊，中國詩人往往退休後變得更職業③。

①這是一個誤解。老曲的職業是文學編輯，是以普通編輯的身份退休的吧？哪來的學生或助手，與我聯繫的一直是他的女兒曲濯女士，到我家裡來過的是他的外孫女婿（一位劍橋博士），後者是我兒子的小學同學。

②“每天要寫三首詩”——這個量相

當大；“不寫渾身難受”——我絕對相信。西安有位老詩人，名字叫沙陵，1980年代《長安》雜誌的老編輯，我1990年代初識他時，他就身體不好，到現在還活著呢，活得好好的，身體一不舒服就寫詩，寫完了就舒服了。

③我說這個話時，這個現象才剛冒頭，到現在已經蔚然成風，因為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已經或正在退休，職業退休，寫詩不止，成為普遍現象。說起來，1940年代出生的老曲是領潮者。

三、

中國有幾個老詩人擁有老年寫作①，曲有源算一個。到了這個年齡段還能精進，中國詩人少之又少。在《新世紀詩典》70歲以上的詩人中（我們姑且稱之為“老齡組”）②，他的表現算是突出的，尤其在易於早衰的中國大陸詩人③中，他還表現出這樣一種正能量：退休後的寫作勝過退休前④。

①什麼叫“老年寫作”？但凡終生寫作，必含“老年寫作”，中國古代詩人中最典型的是杜甫，是陸游。幾乎所有的外國大師都擁有“老年寫作”，我們甚至可以斷言：缺乏“老年寫作”就不配叫大師。

②《新世紀詩典》，是我從2011年開辦至今的一個現代詩平台，有各式各樣的數據統計，其中有個代際榜：在1959年以前出生詩人的“宿將榜”上，十多年來，曲有源先生始終位列前十名，甚至還有越來越靠前的趨勢。此榜反映出，他的晚年寫作狀況要比絕大部分朦朧詩人好。

③中國詩人早衰現象與古人無關，始於五四新詩人，後延至當代，造成這一現象的主客觀因素都有，我預計這個現象將被60後詩人終結。

④“退休後的寫作勝過退休前”——這個現象在別人身上也存在，到底什麼原因造成的？職業、職務、身份的限制？我認為在老曲這裡不是這些原因，是現代詩在他身體上生命中的生長，長到了這個年齡段才瓜熟蒂落。

四、

曲有源先生是我的減肥教練，也是我的人生榜樣，至少在這一點上：達則普度眾生，窮則獨善其身——他退休前是《作家》的詩編，與宗仁發一起擺渡了中國先鋒詩人；他退休後偏居故鄉的冰天雪地，是老詩人中寫詩最勤奮的一個①。

①儘管老曲在1980年代就獲得了全國性大獎，但我認為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編輯成就大於創作成就，在我心目中，這個階段的《作家》是中國現代詩的頭號重鎮。做編輯，他恪守現代詩立場，做詩人，他在退休之後迎來現代詩在自己筆下的成熟期。他的一生都在為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做貢獻，掌握公權力時就公正公平地使用公權力，不掌握公權力時就用自己手中的筆，我堅信老曲在離世前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是無憾的。

五、

20後，余光中、洛夫一走就沒人寫了①；30後，只有任洪淵很少地寫著②，40後，食指、北島很少地寫著，曲有源很多地寫著③，中國詩人架不住一個“老”字，這便是我們不出大師的根源，在該成大師的年齡段正是我們的薄弱段④。有誰能夠預測出前名刊詩編、魯獎得主、眾人眼中的“官方詩人”曲有源能夠堅持這麼久，還堅持著面向現代的追求⑤？

①我寫這段推薦語時，余光中、洛夫——這兩位台灣詩壇最為高產寫滿一生的重量級詩人相繼離世，都活了90歲。

②我寫這段推薦語時，我的授業恩師任洪淵先生尚在人間，但很快也離世了，享年83歲。

③出生於1948年的食指從精神病院出來後幾無新作問世，出生於1949年的北島短詩新作極少，但寫出了長詩《在歧路》，出生於1943年的曲有源反而新作多多。

④中國新詩詩人不扛老，一老便減產、停產，寫作高潮出得太早，後程發不

上力，個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⑤這是曲有源先生最可貴的地方，他心裡始終有數——有現代詩的數，一直朝著詩的靶心在瞄準在射擊。

六

東亞黃種人——不，日韓除外，就是中國人，甚至就是大陸人，在寫作上不扛老，一老即衰，一老即完①，誰能想到：在40後這一代（這可是食指、北島所在的一代人啊），至今還保持日常寫作者②，目前只剩下曲有源一個人了。15年前，他是我創造減肥奇跡的師傅，15年後，他是我和《新詩典》有志詩人的榜樣，我相信只有提前做好準備的人，才能活到老、寫到老、好到老③！

①我不是在詩創作上製造人種論，我對中國現代詩遠遠沒有絕望，就是我已絕望的中國足球，我也不讚成孫繼海的人種論。

②日常寫作有兩個含義：外在是日常生活中有寫作，就像一日三餐；內在是過了日常生活關——書寫日常生活絕對是現代詩的一大關。

③一個詩人就像一台跑車，如果你忘記了不斷在途中加油的話，你是跑不遠的，不扛老，大概是青壯年時忘了加油，這是職業化程度的問題、專業素養的問題。

七、

形式的解放，帶來了更自由的表達①。在與年齡與衰老的戰鬥中，老曲很厲害，不斷戰而勝之，這是中國人（都不敢說東亞人）的短處②，誰挺到老誰就贏！

①改開以來的中國詩，一直在解決觀念與形式的問題，在此之前的中國新詩，現代化程度非常低下，這半個世紀中，有志有效的詩人都是在這兩方面解決得比較好的人。

②再次重申：不包括中國古人。中國古人為詩，是一個奇特的景象：詩無用（唐宋以外科考不考），但人人都重視

；業餘寫，態度卻專業；學到老，寫到老，終身寫詩，毋庸置疑。

八、

我不止一次說過：年齡是中國當代詩人的頭號大敵①。據《新世紀詩典》這台顯微鏡觀測：30後及其之前的詩人，已經集體封筆了，也許台灣還有人寫，已經寫不好。40後也只剩三四個，曲有源便是其中之一，還是其中日常化寫作程度最高的一位——僅憑這一點，他就是我的榜樣，也希望成為《新詩典》詩人中準備寫一輩子者的榜樣。好好向身邊人學習吧，有人天邊偶像挺多，就是不學身邊人，結果啥好的都沒學到②。

①前幾年，我對這個問題憂心忡忡，這幾年大大緩解了，因為60後詩人開始漸次退休了——退而不休，從職業上退，寫詩不休，成為普遍現象。一代人解決了一個致命的問題，恢復了古代的傳統。

②中國詩界有個不良習慣：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死者為大，跪洋人，跪古人，無視業內優秀的同行。我希望《新詩典》詩人向老曲的職業精神學習，還是有一定收效的。

九、

曲有源先生的近期寫作照令我心生感慨：詩人老了，依舊詩人！內行老了，還是內行！眾所周知，《作家》雜誌從上世紀80年代迄今，一直是推動現代主義詩的重鎮，前期正是拜曲先生所賜，如今他老了，在案頭放幾本《新世紀詩典》寫作，那真是前證《作家》後證本典！世界上沒有多少東西值得你如此在乎！難怪40後以前，只剩他一人還在寫，還能寫！①

①面對曲濯女士提供的這張照片，我怎能不生感慨：我當年在北師大期刊閱覽室盯著《作家》讀，終於得到了回響：老曲看著《新世紀詩典》寫，這是藝術標準的互證、價值觀的互證、詩人的互證！我看重的詩人的看重，是我做了

十五年還將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十、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曲老就是我們《新世紀詩典》的寶，40 後以上的詩人還能戰者，目前只剩他一人，本來，魯迅獎第二屆就擱上的他，不在我給獎的考慮範圍之內^①，不過他老人家這個創作勁頭，看來非得來個李白獎成就獎加冕不可了。老年寫作就要有老年寫作的樣兒，就是要包含歷盡人生大徹大悟的智慧。

①我本體育迷，不看重文藝獎，覺其標準是軟的，所以我評詩獎的理念是：雪中送炭，而不錦上添花，對“得獎專業戶”能免則費。在中國詩壇，老曲不屬於“得獎專業戶”，但得過兩次顯赫的獎項：一次是 80 年代的全國中青年優秀詩歌獎，一次是魯迅文學獎，所以我才這樣說。

十一、

曲有源先生今年 79 歲，在本典之中，自然還有更高齡的寫作者留下過記錄^①，但像他寫得這麼勤寫得這麼滿^②的高齡寫作者卻只有他一個。在中國內地，40 後詩人到 80 歲四下一望已無同代人，50 後將會有一個小組，徹底改觀須待 60 後。於是曲成了一面鏡子，照著我們^③。

①《新世紀詩典》高齡紀錄是由紀弦先生保持的，推薦時 101 歲。

②“寫得滿”抑或“寫作的密度”是我的發現，與此相反的情況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以艾青為代表的“歸來的詩人”就不能叫“寫得滿”，中間有二十年的中斷。

③各代詩人同在一個平台的好處就在這裡：各代可以相互對比互為鏡子。

十二、

40 後以前的詩人，本典中只剩一個曲老在孤軍奮戰，以 79 歲高齡在嚴苛的本典達到 15.0，非常了不起！要老詩

人幹什麼？他會給我們帶來老年智慧，本詩十分典型，十分經典，當獲 10 月下半月推薦詩冠軍！

中庸之道^①

@曲有源

那床前的鞋子

一只堅持左

一只不忘右

是雙腳

清醒時

才把它們

統一在路上

①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詩人曲有源留在人間的最後一首詩，但它是他留在《新世紀詩典》的遺作，本詩獲得了半月冠軍，也讓詩人獲得了當年年度獎——李白詩歌獎成就獎。

十三、

可惜的是：老曲只是通過女兒曲濯之口，得知我欲授其獎的意圖，既沒有等到李白獎的揭曉日（次年元月），更未等到李白獎的頒獎禮（次年端午節在四川綿陽）。

曲濯堅決地謝絕了獎金，她說：“《新詩集詩典》能堅持到現在不容易，如果家父在世，相信他也不會收獎金的。”——她的後一句話，深深打動了我，我接受了她的謝絕。

回到前一年冬天，我得知老曲去世時，寫過一首詩，全詩如下：

悼詞

曲有源先生

用其後半生

完成了

從新詩向現代詩的

最終蛻變

這也是他

與我越走越近的

根本原因

這是朦朧前詩人

很少有人

能夠做到的

個中真相

他的老朋友們

渾然不知

我試圖用詩，寫出我與老曲的這一段“忘年交”的本質，本質在詩！2005 年秋遼東行，老曲迎著海風，當面誇我“必成大器”，承蒙信任，我之“大器”，無非是把詩寫好，把《新世紀詩典》這一類的事情做好罷了，安息吧，老曲！你的詩將步入時間的大海！

我在為老曲三週年祭日寫作本文期間，又收到曲濯女士通過微信發的圖語：“這段時間，徐敬亞和嚴力寫文章，讓我找了相關資料。圖片中是家父的手抄本，從 1998 年至 2019 年，他自己選錄的詩有 92 本，還有寫的不滿意沒有抄錄的，按照每日三首計算，從 55 歲到 76 歲，二十一年的時間，寫了兩萬餘首詩。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年，您的約稿最多，發表他的詩歌也是最多的。”

哦，我又受到鼓勵了！被人信任的感覺真好！我入詩林四十載，交人多矣，交惡不少，這一段平談如水只見過兩面的君子之交，給了我滿滿的正能量！

哦，老曲，您的女兒曲濯是您的福氣！父親的福氣！詩人的福氣！孫輩培養教育得如此出類拔萃，可見您的家風之嚴之正！

哦，老曲，悄悄說一句：我的酒量見長，在寫過長篇小說《李白》之後，神奇地見長，真想和您再喝一頓啊，也許現在我可以勉強跟上您的節奏！

2025 年 9 月長安少陵原蘭屋

他的足跡與詩情鑲刻在信宜的大地上

——追憶鄭愁予在信宜的山水時光 ◎池新可

許多人是從那首膾炙人口的《錯誤》開始認識鄭愁予的，我也如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初遇這詩行，尚在懵懂的初中年華。字裡行間流淌的那份難以言喻的美麗與憂傷，雖未能全然領會其深意，卻已如磁石般吸引了我敏感的少年心緒，與我彼時愛好文學、多愁善感的心境悄然契合。及至大學，如願踏入中文系的殿堂，有幸聆聽教授用整整兩節課細細剖析這首《錯誤》，方真正領悟其精妙深邃。在眾多才華橫溢的台灣詩人中，席慕蓉的作品我或許讀得最多，但若論最令我最欽佩，鄭愁予先生當仁不讓，是我心中的首選。在我心目中，他是中國現代詩史上當之無愧的大師。這不僅因其作品數量之豐、題材之廣、成就之高，更因他是一位純粹的詩人——為詩而生，為詩而作。這樣的詩人，怎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機緣巧合，我與鄭先生有了一次難忘的相遇。那是2006年4月，《和諧人生》中國大陸首發式暨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研討會，在嶺南小城廣東信宜舉行。根據會議安排，我負責接待遠道而來的兩岸三地嘉賓。4月15日清晨七點半，一輛豪華大巴緩緩停在匯福酒店大堂門前。我手持早已備好的房卡，靜立大堂之內，準備迎接陸續抵達的尊貴客人。車門開啟，一行人提著行李魚貫而下。走在最前頭的，是一位身材頎長、頭髮

已然花白的先生，約莫七十餘歲的年紀，卻步履穩健，精神矍鑠。我上前詢問姓名——因房間皆按姓名預先安排妥當。他溫和地答：“鄭愁予。”剎那間，一股巨大的驚喜如電流般擊中了我！雖知鄭先生將與會，卻萬萬沒料到，我接待的第一位貴賓，竟就是這位心儀已久的詩壇巨匠！

當日下午，與會嘉賓興致勃勃地遊覽信宜城區。天色陰沉，料峭春寒，卻絲毫不減眾人雅興。漫步一河兩岸、教育城，登臨玉都公園遠眺，詩人們面對這山水小城的秀美，詩興自然勃發。鄭愁予與老友同是詩人的痾弦並肩同行，兩人平素難得一見，此番同來信宜，一路談笑風生，格外欣喜和默契。當晚的歡迎宴席上，觥籌交錯，許多人已不勝酒力，而鄭先生卻善飲依舊，談笑自若，毫無醉意。回到房間，我奉上自己剛出版的一本詩集，懇請先生指教。他接過書，認真翻閱片刻，隨即問我能否聯繫一位按摩師，以緩解旅途勞頓。我立即想到一位相熟且手法精湛的骨科醫生同學，請他前來。按摩過後，鄭先生對同學的手法讚不絕口，執意要付酬金表達謝意，卻被同學謙遜而堅定地婉拒了。

4月16日上午，《和諧人生》首發式暨研討會正式開幕。會議議程緊湊，直至下午一點方近尾聲。主持人盛情邀請鄭愁予與痾弦兩位先生致閉幕詞。鄭愁予先生走上台，幽默地說：“飢餓時（會議開到下午一點，肚子的確餓了），是講不出話來的；而感動時（兩岸三地文化盛會詩人學者雲集，甚是感動），亦無需言語來表達。”一旁的痾弦先生則以其標誌性的風趣接道：“近來我又胖了不少，肥胖可是詩人的羞恥啊！諸位請看所有中國畫裡的詩人，哪個不是清瘦的？哪天我若瘦了，你們便知我又在伏案寫詩了。我去大學演講，同學們總愛用‘慈祥’形容我。這詞可不敢輕易領受！我雖年逾古稀，卻仍‘威猛’著呢——因為，我還要寫詩！”話音剛

落，台下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與笑聲。

隨後三日，鄭愁予與詩人們興致盎然地遊覽了天馬山、鎮隆古城、西江溫泉、大仁山等山水名勝，或即興賦詩，或留下墨寶。天馬山一行，尤有趣事。行至一處登山階梯，眾人正欲拾級而上，導遊小姐忽道：“諸位伸手所觸之處，便是廣西地界。”痾弦聞言，笑著插話：“愁予，此情此景，不正應了你的名句‘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鄉愁’麼？”鄭愁予先是一愣，繼而感嘆：“這解說可比我的詩句自然貼切多了！”再至一條清澈溪澗，澗中兀立一石。導遊介紹，此溪正是粵桂兩省的分界，建議大家站在石上留影紀念。鄭愁予問石何名，導遊答尚未命名。他略一沉吟，朗聲提議：“何不就叫‘兩廣石’？”眾人皆拊掌稱妙。

4月17日晚，應茂名學院之邀，鄭愁予與痾弦前往演講。我全程陪同。同行的還有鄭愁予夫人余梅芳、孫女鄭珍，台灣詩人蕭蕭，以及徐州師範大學田崇雪教授。演講在學校禮堂舉行，座無虛席，聽眾包括學生、教師及茂名作協會員。素有‘演講家’美譽的痾弦，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全憑即興發揮，妙語連珠，激情澎湃，無拘無束，精彩紛呈。鄭愁予先生雖參閱講稿，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其間，他提及自己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第十五世孫，言語間流露著深沉的家國情懷。演講結束，熱情的聽眾蜂擁而上，爭相請兩位詩壇巨匠簽名留念。返程信宜的途中，我坐於鄭先生後排，聆聽他與痾弦先生娓娓道出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壇掌故與詩家心語，字字珠璣，如沐春風。抵達信宜已是午夜十二點。後來聽田崇雪教授提及，那夜回到酒店，鄭愁予先生興致勃發，開了一瓶高度金門高粱酒，與痾弦、田崇雪圍坐對酌，暢談詩藝人生，直至凌晨三四點方盡興而散。臨別信宜的前一日，鄭愁予先生一行還特意前往當地的新華書店購書數冊。分別之際，他慷慨地將自己新出版的詩集贈予眾人。贈予我的那本詩集扉頁上，他提筆簽下名字，筆跡蒼勁而沉穩，力

透紙背，正如他詩中的風骨。

短短數日的相處，鄭先生以其卓然的風采，為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兼具詩人的飄逸風雅與飲者的磊落豪情；快活時天真爛漫如孩童，沉思時深邃睿智若哲人。尤為可貴的是，他離開信宜後不久，竟專為這片土地創作了五首詩，並附以詳盡的註釋，足見他對此次信宜之行是何等珍視與深情。這些詩作——《春紅天馬山》《兩廣石（天緣石）》《請借給我一個夜晚》《登臨鉤笏（髻）頂》《紅山楂》，不僅以生花妙筆形象描繪了信宜獨特的自然風光與人文風情，更通過詩人超凡的藝術視角和深沉的情感灌注，賦予這片土地以永恆的詩意光輝與深邃的哲思啟迪。如今，捧讀這些浸潤著信宜山水靈氣的詩篇，鄭先生那溫煦的笑容、矍鑠的身影、睿智的談吐，依然清晰如昨，宛在眼前。驚聞先生駕鶴西去，音容永隔，不禁悲痛，潸然淚下。

然而，先生的身影雖逝，他的詩情與足跡，早已如春風化雨，深深地融入了信宜的山川草木，永遠銘刻在這片他深情吟詠過的土地上。他的詩，是信宜大地上一曲不息的歌吟。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非馬答學生問

◎非馬

*陳郁霖：非馬先生對詩還是機械方面比較有興趣？

科技工作為我提供了溫飽，也給了我觀察事物領悟宇宙生命的知識與智慧；詩則讓我的心頭活水常流。它們都是我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廖俊為：為什麼姓馬然後叫非馬？

在台灣時我曾用過馬石、季斐、達因、馬漢等筆名，都不太滿意。使用非馬這個筆名後，除了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短暫地恢復使用本名外，便沒再改變過。常有朋友笑我：“明明是馬，卻說是非馬！”我便回答說：“明明是人，不是馬！”。許多讀者告訴我說這筆名好玩又好記，像我有些詩一樣，一過目便難忘。何況它還可同“白馬非馬”甚至老子的道德經沾上一點哲理的邊。其實它同我的詩觀關係更大。我希望在詩裡表現那種看起來明明是馬，卻是非馬的東西。一種反慣性的思維，一種不流俗的新詩意與新境界的追求與拓展。

*張皓雲：鳥飛走了，鳥籠怎麼辦？

是有人這樣問過。我想，鳥是生蹦活跳的生命，不像鳥籠，就是讓它閑置著也不妨事。

*林鈺皓：平時如何產生創作靈感？生活和藝術如何做結合？

多閱讀多觀察多思考，是產生靈感的不二法門。
盡量接觸藝術，讓藝術融入日常生活，成為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與營養。

*黃仕揚：活到老學到老，是否會繼續創作下去？是否為北科大創作過詩畫，雕刻等？

學無止境，特別是在這個變動快速的時代，停止學習就表示生命力的停頓。我相信我會繼續創作下去的。

我不曾為某個人或組織或團體或政權寫過詩。即使有時候寫了，也是借題發揮。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讓每個讀者都覺得是為他或她而寫的。

*顏嘉佑：如何將幽默感放入詩中卻又不失本質？

幽默的分寸很難把握，一不小心，往往成了插科打諢的打油詩，得不償失。唯一的辦法是讓幽默同內容密切契合交融，而不是生硬地強加插入。

*柯泰維：如何寫出一首好的新詩？

多觀察多思索多讀多寫。

*陳明賢：為何詩的影響比較大？

英國作家福特（Ford Maddox Ford）說過這樣的話：“偉大詩是它無需注釋且毫不費勁地用意象攪動你的感情；你因而成為一個較好的人；你軟化了，心腸更加柔和，對同類的困苦及需要也更慷慨同情。”這大概就是詩的影響力比其它的文體要來得大的緣故吧。

*邱柏儒：寫一首詩是不是都要有一個觸發點（靈感）？

那是必然的。自己沒有感觸的東西肯定無法去感動別人。

附註：在舊文檔裡看到這篇東西，忘了這些是哪裡的學生，在什麼時候或在什麼場所發的問。但相信他們都已有各自的生活天地，也祝願他們仍在詩的國度裡快樂地遨遊。

2025.8.20，芝加哥

編輯筆記

悠悠三十五載，新大陸詩刊已昂然邁入第三十六年。本期循例擴充篇幅，以誌創刊紀念。值此新年新氣象，我們的顧問團亦迎來兩位新成員——詩人張堃與秋原，請大家拍響熱烈的掌聲。

一如既往，我們堅守“為詩正名”的宗旨。深知此路任重道遠，仍誓志清除“詩”與“詩歌”的混淆；同時，拓展“非常詩”（散文詩）的創作空間，亦將成為今後的重要方向。

“為詩正名”並非吹毛求疵。白話文行之百餘年，與初興時相比，似有不進反退之勢，愈見粗疏。須知口語不等於語言的粗俗化，後者實與社會文明的退化息息相關，“詩”被誤作“詩歌”正是此種粗俗化的一端。事實上，書面語與口語之距離，是否應與文明程度成正比？這本是自由社會，有人選擇“向上”，有人甘於“向下”，無人可強加規範。然而，既 Einstein 又 Epstein，便不止“失之毫釐”，而是“謬之千里”矣。

試舉新大陸微信群一例，其標題云：“‘行為詩學’之詩歌賞析”——忽稱“詩”，忽稱“詩歌”。倘改為“‘行為詩學’之詩賞析”，孰為合理，不是一目了然嗎？甚至若一路走到黑，寫成“‘行為詩歌學’之詩歌賞析”，則還可算得上堅持“詩歌”一詞的邏輯一致！

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

美國郵費暴漲，本刊同好辦刊，除訂閱及交流的刊物外，不再寄贈印刷本給國內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的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6 鵝媽媽歌舞集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7 半打綠：鵝媽媽故事集 1	文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8、59、60、61 在路上 1,2,3,4	遊記	王克難	每冊	\$18.00
62-67 鵝媽媽歌舞集 1,2,3,4,5,6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1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4.00，國外\$6.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由《臺灣詩學季刊》雜誌社主辦的“尹玲八十詩會”，經於9月27日在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新館二樓完滿結束，詩人們在開幕演出演繹了兩首詩作，更有詩作評點及“尹玲八十學術論壇”等活動。

●2024年（第九屆）“磨鐵詩歌獎”的“年度漢語十佳詩人”名單已公佈：張才模、小安、林白、面面、尚仲敏、西娃、明迪、巫行雲、韓東、旋覆。

●為了給未來留下有關檔案，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成功編選出版了中國當代域外詩叢書第一輯。第二輯亦即將出版並開始向全球用中文創作的詩人徵稿，該叢書由詩人北塔主編。

●中國當代禪詩代表詩人雷默創作的《雷默新禪詩精選》一書由中華出版社出版並以電子書形式在Kobo平台上線，全球用戶及非註冊用戶也可分享免費閱讀。點擊如下鏈接：<https://flbook.com.cn/c/tggHF2vLsy>。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